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四十四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六十三

集部

文選卷四十四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喻巴蜀檄

善曰漢書曰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焚中微發巴蜀吏卒千人郡

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人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人以非上之意也

司馬長卿

翰曰檄敕也喻彼使皎然知我情也此周末時穆王令祭公諫甫為威猛



之辭以責狄人之情此檄之始也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

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

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

善曰戰國策張儀曰儀交

臂而事齊楚

銑曰蠻夷外國之通名擅專也不討謂不征伐日久而侵犯邊境勞士大夫征討也陛下謂武

帝也存恤撫安也單于匈奴君也怖恐駭驚也交臂拱手也屈膝拜也和謂降服也

康居西域重

譯納貢稽顙

五臣作首

來享

善曰禮記王制曰五方之人言語不通北方曰譯說文曰譯傳

也傳四夷之語也漢書西域傳曰康居國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春秋說題辭曰威德則感越裳重譯禮記孔



子曰拜之而後稽顙毛詩曰自彼氐羗莫不來享爾雅曰享獻也向曰康居國名重譯傳易其言納貢獻於

中國也稽顙首至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地也享亦獻也

入朝善曰文穎曰弔至也番禺南海郡縣治也東伐越後至番禺故言右也顏師古曰南越為東越所伐

漢以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朝所以云弔也非訓至也太子即嬰齊也閩越地名也越有三此其

一也良曰閩越南夷國名也相誅謂自相誅殺而南降也弔問罪也番禺南越王遣太子嬰齊入宿衛也

夷之君西燹蒲北切五臣本有健字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愾怠善曰

言君者大之也文穎曰健為縣論語撰考識曰穿胃儋耳莫不貢職良曰燹健謂蠻夷名長君效具墮怠傲

慢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向風慕義欲為臣妾善曰呂氏春秋曰聖

人南面而立天下皆延頸舉踵矣論語素王受命識曰  
莫不喁喁延頸歸德論語撰考識曰遠都殊域莫不向  
風又曰孺悲欲見鄉黨慕義史記張良曰百姓莫不向  
風慕義願為臣妾翰曰踵足也喁喁衆口向上之貌  
言蠻夷之人皆喁然向  
國家風義願為臣妾  
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

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善

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呂氏春秋曰先王之法為  
善者賞為不善者罰古之道也濟曰中郎將謂唐蒙

也賓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善

張揖曰不然之變也良曰幣帛和戎靡有兵革之事  
之貨也衛護也不然謂不意之變也

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善曰張揖曰發三軍之  
衆也翰曰靡無也言

意不許為兵戰之患其辭也發軍興制謂起軍法制誅將帥也驚懼子弟憂患五臣作患長

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銑曰擅專也言唐蒙自專

而為轉運非上本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

向曰當行者謂巴蜀人唐蒙點征者也自賊殺自相劫奪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

燔皆攝寧牒弓而馳荷兵而走善曰張揖曰晝舉烽夜燔

也攝奴頰切濟曰烽燧者舉火以驚候燔燒攝持也兵矛戟之屬流汗相屬唯恐居後

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

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善曰編列

謂編戶也淮南子曰編戶齊民良曰言邊郡之士觸刃冒矢不轉足者決志陷陣也讐仇也編列謂編戶齊民也異主哉言與巴蜀人不異主也

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

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

善曰如淳曰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

侯翰曰言能急國家之難故得剖符受封生則榮貴死則忠節也珪玉也

位為通侯處列

東第

善曰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張揖曰列東第在天子下方翰曰第次也西為尊東為

下言為通侯列在天子之下次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

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

善本作列

著而

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草野而不辭

也善曰春秋考異郵曰枯骸收胾血膏潤草胾古才切  
向曰號謂王侯之號也行用也言國家重功臣厚

爵賞故賢人君子用命至死而不辭也腦髓也膏脂也  
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

殺或亡逃抵丁禮誅善曰抵至也亡逃而至於誅也一日

其罪而誅戮之也一日誅者亡不肯受誅也濟曰  
南夷謂夜郎也抵觸言自為賊殺觸我兵之誅也  
身

死無名謚為至愚善曰無名言無善名也謚猶號也  
良曰謚者行之跡言為賊而死故謚

為至愚之人也  
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善曰春秋合誠圖曰君殺妻誅為天下笑  
翰曰言巴蜀之人不立忠節身被誅戮恥及父母也與此境立功

之人相去遠也  
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

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

使善曰識信之使也 銑曰獨行謂逃亡者也言非逃亡者之罪亦父母之教不至而子弟不修謹又不崇

庶厚之風誅戮亦宜矣有司謂唐曉喻百姓以發卒之

蒙也悼傷也愚人謂巴蜀之人也

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

過善曰漢書景帝詔曰置三老孝悌以道民焉 向曰曉明喻告也言明告百姓發卒奉幣和戎之事也數

讓皆責也景帝時郡置耆年有德者三人以為三老以教人孝悌也

已親見近縣

善曰重難也不欲召聚之張揖曰檄以示巴蜀城旁近縣 濟曰重慎煩擾也言農

方今田時重煩百姓

時煩擾百姓已親見此相如  
自謂也近縣近蜀之縣也

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

徧聞檄到亟下縣道

善曰亟急也漢書曰縣有蠻夷曰道

使咸喻陛下之

意無忽

良曰亟急咸皆忽輕也恐山谷之人不徧聞可急下檄書告之使皆知非天子之意輕忽也

為袁紹檄豫州

善曰魏氏春秋曰袁紹伐許乃檄州郡

陳孔璋

善曰魏志曰同翰注

翰曰琳避難冀州袁本初使典文章作此檄以告劉備

言曹公失德不堪依附宜歸本初也後紹敗琳歸曹公曹公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曰矢在絃上不得不發曹公愛其才不責之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

五臣本作相國守

善曰蜀志曰先主歸陶謙謙表

先主為豫州刺史後歸曹公曹公表為左將軍  
曰刺史劉備也相國謂為侯王相國也守郡守也

銑蓋

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

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

善曰

難蜀父老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  
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

向曰圖度權勢也言古明

君皆度其危亡思其險難因事立勢以  
成其賢聖之功也非常之人謂賢聖也夫非常者故非

常人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

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

善曰史記曰  
秦二世夢白

虎噬其左驂馬殺之問占夢卜涇水為祟二世乃齊望  
夷宮欲祠涇水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其



女壻咸陽令閭樂數二世二世自殺張華曰望夷宮在長安西北長平觀故臺處是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也漢書曰王氏浸盛羣下莫敢正言濟曰擬度也言非常之事則非常平之人能度之彊暴也弱主二世也趙高秦相也柄國之機要也威福賞罰也迫脅怕懼也言百姓懼高之威皆不敢正言於君也望夷秦宮名趙高使閭樂殺二祖宗焚滅汙辱至今永為世鑒及臻呂后世於此宮也

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

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

善曰漢書曰張辟彊謂丞相陳平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兵居南

北軍丞相如辟彊計太后臨朝以呂侯子台為呂王台弟產為梁王建成侯釋之子祿為趙王呂后崩將軍祿相國產顯兵秉政韋昭國語注曰季末也左氏傳閔子馬曰下凌上替能無亂乎高唐賦曰寒心酸鼻良曰

鑒戒臻至季末也呂產為相國封梁王弟祿拜將軍封趙王擅專也萬機皆專斷於已陵犯替廢也海內國內也寒心謂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痛心也

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五臣本作融顯此則大臣立權之

明表也

善曰漢書曰產祿因謀作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知其謀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章

欲與太尉勃內應以誅諸呂又曰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等誅之大臣乃謀迎代王代王立是為孝文皇帝明表謂明白之表儀也銑曰漢道興盛而明長者周勃等權計之儀表也紹此言者亦將為權道以匡漢室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綰徐璜並

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曹騰字季興少除黃門桓帝

即位加特進范曄後漢書曰左悺河南人也為小黃門  
徐璜下邳人也為中常侍左氏傳史克曰縉雲氏有不  
才子天下之人謂之饕餮山海經曰鈎吾山有獸羊身  
人面其口脰下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狍鴞食人  
郭璞云為物貪婪食人未盡還害其身象在禹鼎左氏  
傳所謂饕餮者也狍音咆 句曰曹騰操祖桓帝時位  
加特進與小黃門左悺中常侍徐璜同作妖妄  
取媚於君為貪亂之行以殘害人也饕餮貪也

父嵩乞

勾蓋攜養因賊假位與金輦壁輸貨權門

善曰魏志曰曹騰養子嵩

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本末司馬彪續漢書曰嵩字巨  
高說文曰句乞也古賴切漢書曰息天躬交遊貴戚趨  
走權門為名 濟曰操父嵩本夏侯氏之子騰無子乞  
養之句乞也賊賄賂也與輦車也權勢也靈帝時賣官  
言嵩以車載賄賂以竊盜鼎司傾覆重器  
善曰周易曰鼎金鉉鄭玄

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文子老子曰天下之大器也  
良曰鼎司謂司空非才而居此位故云竊也重器謂天

子政教也言傾覆天子政教  
**操贅**職**閹遺醜本無懿**五臣**德**善曰贅謂假相

連屬也莊子曰附贅懸疣然疣贅假肉也贅之銳切疣  
音尤翰曰贅餘肉著身也閹官人也令善也贅喻窩

也閹謂鰥也言操是如此種類元無善德以及於人也  
**獠**匹**狡鋒協好亂樂禍幕**

**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善曰魏志曰大將軍何進與紹誅諸閹宦進被殺紹遂勒兵捕

諸閹人無少長皆殺之漢書音義曰衛青征匈奴大克  
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因曰幕府銑曰獠劫狡健

也言操性與兵器相合故好樂禍亂向曰幕府謂續  
紹也董督也鷹驚鳥也言紹督理驚鳥掃除閹官也

**遇董卓侵官暴國**善曰魏志曰董卓字仲穎隴西人為相國卓以山東豪傑並起乃徙天子

都長安燔燒洛陽宮室卓至西京呂布誅卓左氏傳藥鐵謂藥書曰侵官冒也失官慢也濟曰續相連也侵

官謂冒官也暴國謂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卓遷獻帝於西京

雄弃瑕取用

善曰魏志曰董卓呼紹欲廢帝紹不應因橫刀長揖而出奔冀州卓因拜紹渤海太

守因舉渤海之衆以攻卓良曰提携鼓奮也東夏即渤海也收羅謂采訪賢才弃瑕鑿而取其能者餘同善

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脾謂其鷹犬之作帥

才爪牙可任

善曰裨師偏師也漢書衛青傳曰裨將及校尉侯者九人謝承後漢書陳龜表曰臣

累世展鷹犬搏擊之用翰曰諮議裨偏也紹表操為兖州刺史授以偏帥與同議合謀欲匡復漢室者謂其

有犬鷹將搏擊之能可為爪牙之任也言鷹犬以此操也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

善曰字書曰佻輕也勅聊切  
佻輕略法也言操輕薄少  
有法度

傷夷折衄女數喪

師徒向曰夷殺衄縮

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

行東郡太守

善本無太守字

領兗州刺史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袁紹以曹操為東郡

太守劉公山為兗州公山為黃巾所殺乃以操為兗州刺史  
濟曰輒專銳精完全也言操數敗喪師旅而紹

專以精兵修輯之而又表天子令操領東郡太守也

被以虎文獎蹙

子威柄

善曰

虎文則羊質虎文也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魏志作獎蹙蹙成也言獎成其威柄也

向曰獎勸也言操實羊質而被虎文者乃紹蓋勸蹙以成威福之柄

冀獲秦師一剋之

報

善曰左氏傳曰秦孟明帥師伐晉晉侯禦之秦師敗績又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

遂霸西戎用孟明也翰曰秦將孟明氏數敗秦師穆公不罪遂得敗晉以報秦故云一剋之報言操數敗我

不以為罪者亦善曰謝承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後漢書曰

操得兖州兵衆強盛內懷反紹意毛詩曰無然畔換鄭玄曰畔換猶跋扈也西京賦曰睢眴跋扈賈逵國語注

曰肆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忒惡也割剥元元殘賢害

善善曰太公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陸沉於殷久矣何乃急急於元元哉高誘戰國策注曰元

元善也張奐與屯留君書曰氣厲流行傷賢害善故九

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

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善曰臣瓚漢書注曰懸首於木曰梟

尚書曰余則孥戮汝濟曰偉奇阿曲也斬首懸之曰  
梟孥子也操為兗州邊讓言議讓頗侵於操操殺讓而

族其家故云灰滅也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

聲善曰林喻多也司馬遷書曰列於君子之林孔安國  
尚書傳曰民咨胥怨史記武臣曰陳王奮臂為天下

唱始周易曰同聲相應良曰林言多也憤故躬破於  
怒奮舉也言士人怒怨舉手同聲皆欲討之

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善曰魏志曰陶  
謙為徐州刺史

太祖征譙糧少引軍還又曰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太  
祖軍不利翰曰操為徐州刺史為陶謙所破又與呂

布戰於濮陽為布所敗而走故云地奪也幕府惟五臣  
彷徨驚貌蹈踐據依也言無所依踐也

彊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善曰叛人謂呂布也  
漢書曰徙二千石高



貨富人豪傑并魚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強幹弱枝非為奉山園也左氏傳曰園宋彭城非宋地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翰曰翰本喻君也殺喻諸侯也登成也叛人謂呂布也言我欲強君而弱諸侯故不成呂布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眾奔之強也

沮

慈與反善曰紹征呂布諸史不載蓋史略也左氏傳曰擐甲執兵杜預曰擐貫也胡慢切春秋握誠圖

曰諸侯冰散席卷各爭恣妄漢書曰膠西王叩頭漢軍壁弓高侯執金鼓見之向曰援引擐貫金鉏沮壞也

言紹聞操敗引軍擊布破之軍眾奔壞也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

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天造於操也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操圍

呂布於濮陽為布所破投紹紹哀之乃給兵五千人還取兗州說文曰拯上舉也左氏傳呂相絕秦曰師克還

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濟曰拯救也死亡之患謂遭呂布之破也復反也方伯謂兖州刺史也無德於

兖土之人謂已舉操為兖州而操害賢善也造恩也有大恩謂救之後會鸞駕反旆羣虜

寇攻善曰都長安後韓暹以天子還洛陽良曰鸞駕天子車也旆卓飾也魏志曰時董卓徙天子都長

安後楊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也也羣虜則董卓韓暹也冠盜也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

匪遑離局善曰魏志曰冀州牧韓馥以冀州讓紹紹遂領冀州謝承後漢書曰公孫瓚非紹立劉伯

安歛其衆攻紹禮記曰各司其局鄭玄曰局部分也翰曰時公孫瓚出軍屯槃阿遂舉兵攻紹紹時為冀州

刺史人衆悉叛紹降瓚大破紹軍鄙邊邑也遑暇也局部分也故使從事中郎徐勲就

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

御省禁

善曰魏志曰天子還洛陽太祖遂至洛陽衛京師脅遷謂迫脅天子而遷徙也銑曰鬼神所

居曰廟翊輔衛護也幼主謂獻帝也脅劫遷移也卑侮當御謂萬事自當理之不令上知也省亦禁也

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

善曰家語曰是謂壞法亂紀也漢官

儀曰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向曰侮輕紀綱也領統領也三臺謂中臺外臺憲臺也制斷也

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

善曰宗亦族也

漢書徐自為曰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家語曰宰予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之亂夷三族也

濟曰由心不論勲賢也在口不依法令也五宗謂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也三族父族母族妻族言操之暴如此

也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

善曰漢書曰上既造白鹿皮幣令下頗異

不應反脅張湯奏異腹非論死自是之後有腹非之法也  
良曰羣談謂議朝政者腹議謂口不言而心惡之

者隱戮謂託  
**百寮鉗口道路以目**  
善曰莊子曰鉗墨翟之口史記曰周厲王

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鉗其嚴切  
翰曰寮官也

鉗閉也言百官畏法不敢言時  
**尚書記朝會公卿充貢**

**品而已**  
銑曰尚書掌朝會之法也諸侯時見日會言公卿不敢誨時政但具貢品**故太尉楊**

五臣**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毗**  
柴**睚**  
五**被以非**

**罪榜楚**  
五臣作**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網**  
善曰

漢書曰王莽誅翟義夷滅三族皆至同坑以五毒參并葬之如淳曰野葛狼毒之屬韓詩外傳曰不肖者觸情

縱欲也向曰彪代董卓為司空又代黃琬為司徒故云歷二司也時袁術作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下獄劾以大逆眊眊目貌楚檟榜笞也參并謂魚也五毒謂五刑備具也忒惡也言用魚五刑觸情任為毒惡不顧其法律也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

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

不俟報聞

濟曰迷惑杜塞擅專也言操將惑明時絕忠諫故立即殺彥不得待奏報聞徹天子也

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

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屍

胡竊

掠取金寶至今聖

朝流涕士民傷懷

善曰裸作裸漢書曰文皇帝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曹瞞傳曰曹操

破梁孝王棺收金寶天子聞之哀泣昆或為弟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柏以識其墳良曰言帝弟瑩樹猶合恭敬況使吏士發掘墳墓而取金玉乎裸露掠取也操發梁孝王墓天子聞

之哀泣士人謂有識者也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

五臣突無骸不露翰曰塋壞突破也言操置發丘中郎摸金校尉之官所過皆破壞冢墓以

取金寶而露其骸骨也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

毒施人鬼加其細政慘苛善作科方互設置繳充蹊坑

穿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

民五臣帝都有吁嗟之怨善曰戰國策蘇秦曰上下相怨民無所聊家語孔子曰今

人之言惡者比之於桀紂民怨其虐莫不吁嗟  
桀虜謂惡人也虐殘毒害施布也殘毒布人鬼謂殺忠  
賢露骸骨也荷煩慘毒曾網也繳繫縷箭上以射鳥穿  
亦坑也可以捕獸此喻法令煩酷人之舉手動足皆陷  
刑網冤豫二州名操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  
所領也吁嗟歎聲

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詰謂問其罪也去質

切 向曰言書史所載未有毒害如操者酷烈猶毒害也詰問也賊在外曰姦整齊訓教也言紹為問罪於外

未及齊教

加緒含容

五臣作覆

冀可彌縫

善曰左氏傳展喜對齊侯曰桓公是

以糾合諸侯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 濟曰緒餘也

而

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

善曰劉向列女傳曰羊舌叔姬者叔向之母也長姁產男叔姬

往觀之曰其聲狼也狼子野心非是莫滅羊舌氏乎乃

欲摧撓

女教

棟梁孤弱漢室

善曰周易以有輔

翰曰摧折撓曲也

棟梁喻大臣也謂操殺司空楊彪也孤弱謂除其輔佐也

除滅忠正專為梟雄往者

伐鼓征公孫瓚

善曰魏志曰公孫瓚字伯奎董卓至洛陽遷瓚奮武將軍封薊侯范曄後漢書

曰公孫瓚大破黃巾威震河北紹自將擊之 銑曰除滅忠正謂殺趙彥等也梟惡鳥也雄強也言操如惡鳥

之強也伐擊也謂 彊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

紹擊鼓往征瓚也 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

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

善曰左氏傳曰凡師輕曰襲杜預曰掩其不備也魏志曰紹悉



軍圍瓚瓚自知必敗盡殺其妻子乃自殺向曰強寇

謂瓚也言瓚桀逆拒紹內將掩襲而圍之操因暗與瓚

書云外稱助紹內將掩襲而取之行人使人也謂故使

操使自發露操與瓚書也殺人懸首曰梟夷滅也

鋒芒五臣作茫挫縮厥圖不果良曰鋒芒兵戈也挫挫也言發露操不果成其謀也耳

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為前

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善曰晉中興書曰胡俗其入居

于統領諸種濟曰大軍紹自謂也蕩洗滌也西山鹿

腸山也紹入朝歌自於鹿腸山斬賊于毒等滅之又擊

左校郭大賢及西營屠各屠各匈奴種也束手謂縛也

質以物相屬也前登謂爭先而降也犬羊殘醜謂羗狄

雜類也消亡淪沒也言皆於是操師震懼章晨夜遁遁

畏滅亡沒於山谷之中也

屯據教倉阻河為固

善曰魏志曰袁紹將進軍攻許公留于禁屯河上公軍官渡漢書音

義曰教地名在滎陽西北上臨河有太倉翰曰震帽驚懼貌逋竄遁逃屯聚據依也教倉地名中有太倉俯

臨黃河言操懼紹欲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隧

善曰莊子蓬伯

玉謂顏闔曰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銑曰螳螂蟲也前有兩足舉之如執斧

之象隧猶轍也言此蟲舉斧禦大車之轍亦猶操之拒紹軍也

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

宙善曰班孟堅與陳文通書曰奉國威靈信志方外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

子謂也突也宇宙謂四上下也

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

獲之士五臣騁良弓勁弩之勢

善曰尸子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獲而右搏

彪虎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鳥獲之力焉而死夏育之勇焉而死文子曰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史記蘇秦說韓王曰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濟曰戰戈屬也胡匈奴也百萬千羣言多也中黃伯夏育烏獲皆古之力士也騁縱良善勁強

并州越太行青州

涉濟漯

他答反

善曰魏志曰袁紹出長子譚為青州外甥高翰為并州淮南子曰何謂九山曰太行

羊腸高誘曰太行在河內野青縣尚書曰浮于濟

大軍

汎黃河而角

五臣作柄

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

居

其後

善曰左氏

傳狄子駒支曰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征伐軍有前後猶如捕獸一人捉角一人戾足說文曰掎戾足也

輜曰汎濟捕觸也劉表為荊州刺史與紹相結宛葉二縣名掎擊也

雷震虎步並集虜

庭

善曰李陵詩曰幸記不肖軀且當猛虎步  
日雷震虎步皆軍士威勢也虜庭謂操之庭也

若舉

炎火以炳飛蓬覆滄海以沃熯炭有何不

五臣有消字

滅者

哉

善曰楚辭曰離憂患而迺寤兮若縱火於秋蓬黃石  
公三略曰夫以義而誅不義若決江海而溉焚火其

剋必矣聲類曰炳燒也說文曰熯火飛也

向曰炳燒

沃灌也熯火飛也舉炎熾之火而燒枯蓬傾海水以灌

飛火言紹之伐操勢亦如此何有不消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

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

善曰毛詩序曰男女怨曠

濟曰幽冀二州名故營謂紹之故營部曲之兵也  
怨別曠久也言皆怨別鄉之久而北顧思歸也

其餘

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

被創夷人為讐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

揮以啟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

善曰魏志曰呂布字奉先五原人也

為兗州牧建安三年曹公東征大破之布乃還固守公遂決泗沂水以灌城禽布殺之又曰張揚字稚叔雲中人也董卓以為建義將軍建安四年曹公征呂布張揚將揚醜殺揚以應太祖揚將眭固殺醜將其衆欲北合袁紹太祖遣史渙邀擊之殺固尚書曰父師曰召敵讐弗急廣雅曰徽幡也徽與揄古通用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越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衆故諸侯無外境之助此之謂瓦解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血刃良曰張揚與呂布善布被曹操圍張揚將殺之其將揚醜殺張揚以應曹操揚

醜之將駐固又殺醜欲以衆北合袁紹操遣史渙破之盡收其衆覆敗也張揚之衆皆敗亡權勢無如之何且從之耳然已被操傷害皆以操為讐敵也旆旂徂往也紹言若我迴旂方往登山擊鼓吹角舉白幡以開降路則操之軍士皆不待血刃而崩離也方今漢室陵遲素白揮幡也土崩瓦解解謂崩離俟待也

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

善曰尚書秦穆

公曰如有一介臣尚書大傳曰股肱臣也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

翰曰陵遲猶漸壞也維紀弛廢也一介謂輕微也言漢室漸壞綱紀無一介之臣以為輔佐也股脾肱臂也言

手足之臣皆無折衝陷陣之權勢也

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

土獵

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

銑曰天子境內千里曰畿內簡練謂選擇也捐歛憑依脅懼也暴虐之臣謂操也言忠義之士懼操不敢展其

誠又操持五臣作持部曲精兵七百五臣有圍守宮闕外託

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善曰說文曰逆而奪取曰

篡又患切止執持也逆而奪取曰篡萌始作起也此乃忠臣肝腦

塗地之秋列五臣作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善曰喻巴蜀文曰肝腦塗

中原漢書曰一敗塗地尚書曰勗哉夫子濟曰言操之逆亂如此是忠臣用命之時烈士立功之際可不勉

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給與彊

寇弱主違衆旅叛善曰漢書以旅為助良曰矯詐過誤旅助也言操詐稱制發其兵恐州

郡誤聽給與是強寇賊而弱天子也如此則違衆人以助叛逆也舉以喪名為天下笑

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

善曰魏志曰紹以中子熙

為幽州翰曰舉謂舉兵立忠正之名也言明智不取也幽并紹中子熙所領也

書到荊州

便勒見

面

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

善曰魏志曰張繡以軍功稱遷至建

忠將軍屯宛與劉表合建忠將軍與劉表相合以攻操勢力也

銑曰張繡為

州郡各整戎馬

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

向曰羅落布列也匡正也非常謂立大功也著明也

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

錢五千萬部曲偏裨

音

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



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偏之難如

律令

善曰風俗通曰謹按律者法也臯陶謨虞云始造律時王所制曰令漢書著甲令夫吏者始也當先

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當履繩墨動不失律令也濟曰部曲謂隊帥也偏裨小將也諸吏謂官屬也勿有所問言不與罪也廣遠宣通班布揚舉符書也言布舉軍書賞賜之數使天下知天子為操所拘偏之難如律令謂賞賜一如律令之法

檄吳將校部曲文

良曰此曹公檄江東諸軍將校部曲令背孫權而歸於漢

陳孔璋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或

善曰魏志曰荀彧字文若潁川人也太祖進彧為漢侍中守尚

書令翰曰子發檄時也荀彧為尚書令獨稱者以官高也

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

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

善曰左氏傳閔子馬之辭

銑曰孫權吳主也召招也言禍福無有異門但人心所招也

夫見機

五臣作幾

而作不處

凶危上聖之明也

善曰周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向曰幾者事之微言見事微者

不處凶危之地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

善曰漢書曰江充因變制

宜周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王弼曰窮必通也濟曰能制變通之理在困窮而能通是智者之

思慮也漸漬荒沈往而不反下

善無下字

愚之蔽也

良曰漬浸荒廢也沈

謂醉冥也言漸浸廢置不思迴復是下愚之蔽也

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

遠咎悔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封禪書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 翰曰

大雅詩篇名以美君子言其能居安思危故能遠離咎悔也

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

亡二者之量不亦殊

五臣作異

乎

銑曰佚樂也二者謂君子小人也量度也言度量殊

異也孫權小子未辨菽麥

善曰左氏傳曰晉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向曰菽豆

也未辨菽麥言其無識之甚也

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誇簡

墨

善曰漢書音義服虔注曰易曰喪其資斧未聞其說張晏曰斧鉞也以整齊天下應劭曰齊利也虞喜志

林曰齊側皆切凡師出必齊戒入廟受斧故曰齊斧也濟曰領項膏潤也斧所以整齊軍旅故曰齊斧也簡

墨謂刑書也言權之要領不足潤斧鉞名字不足誇刑書也

譬猶鷩角卯始生翰毛

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

善曰爾雅曰生而自食曰雛待哺曰鷦郭璞曰鳥子須母

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翰毛毛長大者西京賦曰怪獸陸梁戰國策田勃謂田單曰跖之狗吠堯非其主也

良曰鷽卵鳥子也翰羽也陸梁跳躍貌肆縱也此喻權如鳥獸始生而放縱還視以吠其主不從皇化也戰國

策曰跖之犬謂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可使吠堯也

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爨獲之魚期於消爛也

翰曰皇威

天子之威也靈神靈也誅討也言我國家張在天網而權以在綱目之中也爨炊獲鼎也言游鼎之魚期於消

爛不遠

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荊門

之敗

善曰尚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女徂征三旬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七旬有苗格孔安國曰

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字子陽自立為蜀王遣任滿據荊門帝令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滿大敗 銑曰同善注言 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此者欲以摧折山水之固也

旌不拔

五臣本有也字

善曰史記曰天子拜涉何為遼東部都尉朝鮮襲殺何天子遣左將軍荀彘

擊朝鮮朝鮮人殺其王右渠來降定朝鮮為四郡又曰南越呂嘉反以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下橫浦咸會番禺南越以平遂為九郡又曰東越王餘善反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越建成侯敖殺餘善以其衆降向曰朝鮮遼東國名壘軍壁也刊除也朝鮮國叛使荀彘擊平之定朝鮮為四郡呂嘉據南越而叛帝使楊僕征之而平旌旂也 昔夫差承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此亦據險而已

兵棲越會稽可謂彊矣

善曰史記曰吳王闔閭死立太子夫差又樂毅遺燕惠王書曰

昔伍子胥說聽於閭閻而吳王遠跡至郢韋昭國語注  
曰申胥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負負奔吳吳與地  
改曰申胥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句踐乃以  
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濟曰吳王夫差承父閭閻遠  
跡用子胥訓兵之法大破越棲越王句踐於會稽之山  
誠為強盛申胥本伍奢之子子胥也奔於吳封申地故  
曰申

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句踐武卒散

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罄越

五臣作六

軍

善曰毛萇詩注曰抗舉也鄭玄周禮注曰

稱上曰衡抗衡謂對舉以爭輕重也史記陸賈曰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又曰吳王夫差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吳王與晉定公爭長乃長晉定公吳引兵歸國又曰吳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強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襲吳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不勝城門不守遂圍王宮而殺夫差良曰同

善注屠壞  
罄盡也

及吳王濞

浦

驕恣屈

屈

強猖

昌

猾

胡

始亂

善

曰

漢書曰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立濞為吳王孝景五  
年起兵於廣陵左氏傳曰鄭子太叔卒晉趙簡子曰黃

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翰曰恣  
縱也屈強不順貌猖猾狂狡貌始亂謂為亂首也自

以兵彊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

軍瓦解水泮

善曰漢書曰七國反書聞天子遣條侯周  
亞夫往擊楚敗之七國吳王濞楚王戊趙

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淄王賢膠東王渠鄭玄周  
禮注曰甫始也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瓦解吳楚齊越

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衆故諸侯無外境  
之助此之謂瓦解淮南子曰水泮而農桑起銑曰太

尉周亞夫也甫始也滎陽郡名濞與漢所封七國  
同叛也瓦解水泮言破敗之甚也解泮皆破也  
濞之

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以陷其胷

善曰漢書曰吳王敗乃與麾下

壯士千人夜亡渡淮走丹徒保東越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軍漢使人縱殺吳王漢書

賈誼上疏曰適啟其口匕首已陷其胷矣給音殆向曰罵惡言也漢敗後與麾下將士七千人夜亡走丹徒

東越漢使人以利啗東越使誑吳王吳王出勞軍使人縱殺之陷入也刃入於胷謂縱殺何則天威

不可當而

五臣無而字

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衆不足恃

也

濟曰悖亂也言夫差與漢皆為亂逆而誅不足恃也

自董卓作亂以迄於

五臣作于

今將三十載其間豪桀縱橫熊據虎踞如二袁勇如

呂布

善曰二袁袁紹袁術也魏志曰呂布便弓馬旅力過人號為飛將良曰迄至也豪桀縱橫言多也



熊虎猛獸也時止也以此當時英雄也跨州連郡有威  
二袁謂紹術也呂布驍將故云勇也

有名者

善無者字

十有餘輩其餘鋒悍特起鷗視狼顧爭為

梟雄者不可勝數

善曰淮南子曰鷗視虎顧鹽鐵論曰無鹿駭狼顧之憂

翰曰跨據也其

餘謂諸小賊也悍勇特獨也鷗鷗鳥狼惡獸梟惡鳥也雄長也小賊如此鳥獸殘害者不可勝數言其多也

然皆伏鉄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孑遺

善曰尚書曰若

火之燎于原毛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鉄鉞也言亂賊之徒皆從椹斧之誅如火燒燎原草無

有餘遺也

有餘遺也

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為叛亂

善曰魏志張魯

據漢中遣鍾繇討之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自襲馬超遂與楊秋李湛宜成等反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公

勅諸將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向曰馬超楊秋叛於關中遣曹仁討之起等屯潼關曹公勅諸將曰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續次也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羗胡齊鋒東向氣

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啟行

未鼓而破

善曰魏志曰公西征馬超公自潼關北度未濟赴船急戰丁斐曰放馬以餌賊賊亂取馬

公乃得渡循河為角而南賊追距渭口分乃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進軍渡渭超等數挑戰不許公乃與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驤騎夾擊大破之斬宜成李堪等漢書元后詔曰運獨戰之明奮無前之威毛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又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濟曰二華驅率羗胡自為無敵矣而曹公討之如順風縱其熾火

大兵未及鼓怒而賊以破亡也傳曰時  
唯鷹揚又曰一鼓作氣元大戎兵也  
伏尸千五臣作

萬流血漂橈

魯

此皆天下所共知也

善曰戰國策秦王謂唐且曰天子之

怒伏尸百萬流血漂橈血千里賈誼過秦曰伏尸良曰漂浮也橈大橈也是後大軍所

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迸脫走還涼州復

欲鳴吠

善曰魏志曰公斡宜成遂超走涼州典略曰韓遂字文約在涼州阻兵為亂積三十年建安二

十年乃死翰曰逋竄逸失迸散也鳴吠猶叛亂也逆賊

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為脣齒

善曰魏志曰初隴西宋建自稱河首

平漢王聚眾抱罕夏侯淵討之屠抱罕斬建涼州  
曰宋建自稱平漢王聚兵犯命與馬超等同惡以相救

援如脅齒相副焉

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

善曰魏志曰張魯字公旂據漢

中以鬼道教人自號師君長雄巴漢垂三十年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為鎮民中郎將漢寧太祖征之周禮

曰負固不服則攻之倚也倚巴漢之固不恭帝命

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

且觀兵旅旆

善曰魏志曰建安十七年公征孫權攻破江西營乃引軍還史記曰武王東觀兵至

于孟津諸侯皆曰帝討可伐武王曰未可乃還師曰皆謂韓宋等當加意先誅也觀兵旅旆謂先臨江將

伐吳乃引軍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

十年公西征張魯濟曰致天下誅謂奉帝命討罪也

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旌

五臣首萬里

善曰魏志曰韓遂在顯親夏侯淵欲襲取之遂走後淵大破遂軍得其旌麾魏志曰

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衆抱罕夏侯淵討之屠抱罕  
新建涼州良曰偏將謂夏侯淵也涉渡也隴謂隴山

也殺人懸首曰梟夷滅旌表也首謂  
建約之首萬里謂自涼州入帝都也軍入散關則羣氏

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善曰魏志曰公西征張魯自

茂恃險不服攻屠之翰曰散關關名同善進臨漢中  
注自是氐羗侯王豪帥皆奔走降事天子也

則陽平五臣作不守善曰魏志曰西征張魯至陽平魯  
平陽使弟衛據平陽關曹公遣高祚垂

險夜襲大破之銑曰平陽關名十萬之師土崩魚爛  
曹公討張魯大破之故云不守也

張魯遁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善曰漢書曰  
徐樂上書曰

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  
知此之謂土崩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奈何魚

爛而亡何休曰魚爛從內發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  
向曰十萬之師謂張魯之衆也土崩自下魚爛從內

逋亦竄也巴中地名也魯初欲走入巴夷王朴胡賓  
巴中曹公遣人慰喻盡家屬出降也

邑侯杜濩胡郭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善曰魏志  
曰建安二

十年七姓巴夷王朴胡賓邑侯杜濩舉巴夷賓民來附  
於是分巴郡以胡為巴東太守濩巴西太守孫盛曰朴

音浮濩音護濟曰種類也落聚落也巴賓皆地  
名朴胡杜濩皆夷王姓名也奉職謂奉天子職事鉦鼓

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善曰戰國策司馬  
錯曰今伐蜀利盡

西海而諸侯不以為貪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不勞一  
卒不頓一戰又曰不挫一兵之鋒鈍與頓同良曰鉦

鏡也二方謂蜀與漢中也司馬錯曰今若此之事皆上  
之伐蜀利盡西海兵不鈍鋒言不用也

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

翰曰徒空也言皆憑天子之威

靈而服羣叛也

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

善曰春秋考異郵曰赤帝之精寬仁大度

禮記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毛詩曰允文允武昭假列祖

銑曰聖朝謂獻帝也言以寬厚之仁覆載萬物著

誠信於文德

大啟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

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

善曰魏志曰胡濩者皆封列侯又曰封魯及五子皆為列

侯命謂一命受職示見也

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為列侯將

軍已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

善曰漢書曰高祖入關吏民皆

安堵如故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濟曰將校謂其下軍師也皆為列國侯將軍已下節給小官

千餘人堵牆也安於牆堵不失家業也四民士農工商反還也

而建約之

五臣屬皆為

鯨鯢

善曰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以為大戮良曰支屬謂親黨也鯨鯢謂大

戮超之妻孥焚首金城

善曰魏志曰南安趙衢討超梟其妻子漢書有金城郡翰曰

孥子焚燒也

父母嬰孩覆尸許市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建安元年遷都于許

言皆戮於許都市

非國家鍾禍

五臣

於彼降福

五臣

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

善曰漢書消勲曰甚諄逆順之理良曰鍾聚也彼

謂魯等此謂建約等逆反順從也

夫鷙擊

善作

鳥之擊

善本無之擊字

先高擢

俱

鷙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

五臣本無也字善曰此述往年未伐之



意尚書序曰武王與受戰於牧野又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孔安國曰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濟曰攬執

也言驚鳥擊物必先高飛者取其勢也牧野地名紂率衆於此與武王戰而滅紂是孟津退師之勢也此言首

不伐吳今者枳棘翦扞五臣作刊戎夏以清善曰枳棘以喻殘賊也翦扞翦

除而防衛之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扞衛也音捍良曰枳棘惡木也喻殘賊也翦齊刊削也言殘賊齊削戎狄

與華夏皆清平也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治兵遂征孫權也與匈奴翰曰六師六軍也天子之兵也百萬言多也

南單于呼完厨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僰蒲墨反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南單于呼厨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漢書曰諸羌言願得渡湟水北然

湟水左右羌之所居湟音皇漢書曰匈奴北服丁令也  
晉中興書曰胡俗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最豪貴故得  
為單于統領諸種

霆奮席卷自壽春而南

善曰漢書九江郡有壽春

邑向曰霆霹靂也奮振也席卷謂盡發其兵又使征  
也壽春邑名言如霹靂之急自壽春入伐吳也

西將軍夏侯淵等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氐羌巴漢銳卒

南臨汶江搃

厄

據庸蜀

善曰魏志曰夏侯淵字妙才惇族弟也為征西將軍魏志曰建

安二十年留夏侯淵屯漢中濟曰武都氐羌郡名巴漢地名銳利也汶江名搃捉也庸蜀地名言使守捉不

令為吳之援也

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

之師直指吳會

善曰漢書曰東越反北遣橫海將軍韓說樓船將軍楊僕入軍於越良曰江

夏襄陽豫章皆郡名湘沅二江名樓船橫海皆將萬里軍號也言以前諸軍期至吳會分為五道而入也

剋期五道並入權之期命於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為

人除害元惡大慙必當梟夷

善曰大舉天師至壽春而南一道也使征西甲卒五

萬二道也及武都至庸蜀三道也江夏至豫章四道也樓船至會稽五道也尚書成王曰元惡大慙翰曰期

命謂權命盡之期至也丞相曹公也元大慙惡也梟夷謂誅滅也

至於枝附葉從皆非

詔書所持禽疾

善曰

楊雄靈賦曰枝附葉從表立景銑曰枝附葉從謂吳諸將校隊親

黨也特獨禽獲疾患也言將帥故每破滅彊敵未嘗不親黨皆非詔書所獨獲而患之

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

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

善曰新序趙良謂商君曰君亡可翹足而待也左氏傳穆叔謂

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尚書曰惟影響孔安國曰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向曰言我以降為先以誅戮為後也拔將取才謂有文武才皆濟用之也翹舉也言立功之士舉足引領我皇風化如響之應聲而來也

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勲先舉其郡還

歸國家

善曰魏志曰建安四年袁術敗於陳術病死廬江太守劉勲率衆降封為列侯濟曰術病死

勲舉衆降封為列侯也

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衆出降

善曰魏志曰張遼字文遠鴈門人也以兵屬呂布太祖破呂布於下邳遼將衆降拜中郎將爵為關內侯良

曰曹公破呂布張遼率衆降拜關內侯下邳縣名侯成小吏不知其所賞也

還討眭固薛洪

膠

臣音流五作膠

尚開城就化

善曰魏志曰駐固屬袁紹屯射犬公進軍臨河使史渙曹仁渡

河擊之固使張揚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膠尚留守自將兵以迎紹求救與渙仁遇交戰大破之斬固公遂濟

河圍射犬洪尚率衆降封為列侯膠音留翰曰駐固將屬袁紹留薛洪膠尚留守射犬曹公擊破固斬之濟

河圍洪尚於射犬而洪尚降封為列侯

官度

五臣作渡

之後則張郃

烏合

高奐舉

事立功

善曰魏志曰公擊淳于瓊留曹洪守紹使張郃高覽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魏志云高覽

此云奐盖有二名 銑曰官渡地名後征也曹公擊袁紹於官渡紹將張郃高覽降曹公今此言高奐當有二

名也後討袁尚則

五臣有尚字

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

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

善曰魏志曰公圍尚營未合尚懼遁故豫州刺史陰

蕨及陳琳乞降公不許圍益急尚夜遯保岐山追擊之其將馬延等臨陣降衆大潰向曰曹公圍袁尚尚懼

使陳琳陰夔請降公許之尚夜遁保邳圍守鄴城則將山其將馬延郭昭臨陣降而衆大潰也

軍蘇游反為內應善曰魏志曰尚攻譚留蕪由守鄴公進軍到洹水由降游與由同濟曰

蘇游袁譚將也譚留使守鄴審配兄子開門入兵善曰曹公追譚至洹水而游逆降

曰袁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印綬節鉞使尚降人示其家城中崩沮審配兄子榮夜開所守東城門內兵配逆

戰敗生禽配斬之良曰袁譚敗後審既誅袁譚則幽配兄子榮開鄴東門納操軍士以降也

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縣來服善曰魏志曰建安十一年袁熙大將焦觸叛

熙尚奔三郡烏丸觸等舉其縣來降翰曰焦觸疾熙奔烏丸觸等舉縣降操也凡此之輩數

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

討難芟敵塞旂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啟其

心計深慮遠

善曰西京賦曰天啟其心司馬相如喻巴蜀文曰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

銑曰凡

此之輩謂揔括前降服之類也剋亂曰果圖謀芟除塞拔也言此諸將與曹公畫策將靜安海內豈輕為舉措哉言必破也

審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

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

為仇虜夕為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為福者也

善曰答客

難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賈逵國語注曰訾言量也說苑孔子曰聖人轉禍為福報怨以德向曰勇有可死

有不可死節有可立有不可立屈伸變化在道理耳建立也丘山之功言大也享食訾量也為我國家上將是知變化之理也若夫說誘甘言懷寶小惠善曰毛詩曰盜言孔甘論語曰好行小惠

濟曰甘口不利於行小惠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不益於世不可懷而寶之

流與燹

五臣作煙

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

良曰

泥溺也言溺滯於苟且之間至沒身而不覺悟言如此之人與煙波俱滅不知吉凶之理故可哀之昔歲

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

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以冀矣

善曰魏志曰太祖使

張遼與樂進等將士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



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十人斬二將  
權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呼權不敢動權守合肥十餘  
日城不可入乃引退翰曰漢中地名曹公討張魯於  
漢中故云懸隔圍合肥同善注言當時小軍猶且破敗  
今欲禦我大軍雷霆之威必難冀有矣

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謂

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輔兄也而權

殺之

善曰周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  
吳志曰權殺吳都太守盛憲會稽典錄曰憲字孝

章典略曰孫輔恐權不能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  
人齎書呼曹公行人以告權乃還偽若不知與張昭共  
見輔權謂輔曰兄厭樂耶何為呼他人輔云無是權投  
書與昭以示輔輔慙無辭乃悉斬輔親近徙輔置東吳  
銑曰言權無順信之道不行仁義也盛孝章為吳郡  
太守權吳人故云君也孫輔權兄同善注徙輔置東今

言殺者蓋欲非之

賊義殘仁莫斯為甚

善曰孟子齊王曰臣弑其君可乎孟子曰賊仁

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

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其君也向曰賊害殘傷也言傷害仁

義之道者莫甚於權也

乃神靈之逋罪下民

五臣作人

所同讐辜讐言之

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為傷德飛廉死紂不可

謂賢

善曰尚書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孫子曰殷之興也伊摯在夏魏武曰伊摯伊尹也

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

濟曰逋亡也言權是神靈之中逋亡罪人百姓怨讐而為

人之凶賊也伊摯伊尹也去夏仕殷卒為賢臣武王伐紂飛廉惡來與紂同戮不足稱忠也此言惑吳羣臣也

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

良曰去亂就理是知事宜也

丞相深惟江

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內

虞文繡砥礪清節耽

五臣作博

學好古周泰明當世雋彥德

行修明皆宜膺受多福保人子孫

善曰尚書曰永膺多福又曰保人王家

翰曰丞相謂曹公也惟思也舊德謂先世賢德也載籍國史也膺當人養也言先臣舊德當降受多福安養子

孫也而周盛門戶無辜被

五臣作受

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

之可為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

五臣作克

負析

薪

善曰吳志曰虞翻字仲翔尚書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左氏傳鄭子產曰古人有言

日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此兩家皆為權所誅戮遺類謂子孫也

銑曰周泰明盛孝章言此兩家皆為權所誅戮遺類謂子孫也流離謂逃散也

湮沒林莽謂為庶人也愴然不平貌魏周榮叔英子也  
虞仲翔文繡子也言皆能繼祖父德業也堂構德業也

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

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又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

寶利器善曰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通人安聖主得賢臣  
頌曰夫賢者國家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

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効衆也向曰言顧陸  
並吳之著姓皆累仕漢朝當報漢德而明揚祖考也良

寶利器賢臣也喻而並見驅逐窄雨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

濟善曰陸賈新語曰有斧無柯何以治之  
也雨絕謂雨下於地無還雲之期也新語曰有斧無

柯何以理也言並被驅迫不得却相隨顛沒不亦哀乎  
還漢也喻負利器而無處施用之

蓋鳳鳴高岡以遠爵羅賢聖

五臣作聖賢

之德也

善曰毛詩曰鳳皇鳴

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良曰言隨權敗亡是苦甚也岡山也言賢聖去亂亦猶鳳鳴高山以避羅

網也。鷦鷯之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善曰

韓詩曰鷦鷯既取我子無毀我室鷦鷯鷦鷯鳥名也鷦鷯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

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苕風至苕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字林曰鷦鷯

鷦鷯也上乃丁切下古穴切廣雅曰鷦鷯工雀也荀卿子曰南方鳥名蒙鷽為巢編之以髮繫之葦苕苕折卵

破巢非不牢所繫之弱也說文曰葦大葢也苕與苕同翰曰鷽鷽小鳥也為巢葦草之上猛風一至則葦折

卵破所託危也言不降於漢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諸

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

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

善曰司馬長卿難蜀父老

曰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

銑曰諸賢謂權族及將校等曠蕩寬大貌一人謂權也忌惡也言聖朝但

擬誅權不惡衆人故設重賞以待人功也

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

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勲以應

五臣作膺

顯祿福之上

也

良曰霸者把也持把諸侯之權也奮振也翻然迴飛貌大舉謂殺主而降也元大勲功也言能如此必膺

厚祿是福之上也

如其未能

善曰未能如上之計

竿量大小以存易亡亦

其次也

善曰漢書鄒陽上書曰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其義也春秋記之為其以

生易死以存易亡 濟曰竿計量度也大小謂漢大吳  
小以存易亡謂背吳歸漢也言若未能殺權則當計度  
大小歸漢背吳 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蹠 音煩 善  
亦是其次也 日戰國策

魏魁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跌蹠而  
去虎之情匪不愛其蹠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蹠害七尺  
之軀有權也今國家者非直七尺之軀也而君之身於  
王非環寸之蹠也願公早圖之也延叔堅曰係蹄獸絆  
也 良曰係蹄禽獸之絆也蹠 螻蛇在手則壯士斷其  
足也 猛虎著絆則怒絕蹠而去

節

善曰漢書曰項梁使使趨齊兵擊章邯田榮曰楚殺  
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出兵楚不殺假趙亦不殺角

間齊王曰螻蟊手則斬手螻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  
也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手足之戚何故不殺螻音  
釋 翰曰螻毒蛇也螫人之手則 何則以其所全者重  
必斬斷其節恐毒及身而死也

以五臣無以字

其所弃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

善曰周易

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銑曰重謂身也輕謂手足也言吳爵祿是諸公手足之累亦可絕弃來降也寧安復

也反閻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

善曰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向曰

先賢謂上伊尹也去就謂去夏就殷也言諸侯皆閻背此理

忽朝陽之安甘折菖之

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

善曰尚書曰火炎崑

岡玉石俱焚

濟曰忽暗也詩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言鳳所栖也謂暗上鳴高岡之安樂巢葦菖之危日至

一日謂苟存朝夕也玉石俱碎

雖欲救之亦無及已

善曰

史記衛平謂宋玉曰後雖悔之亦無及已故令往購募良曰已止也言既敗雖救之無能禁止也



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五臣本作詔如律令良日購募

謂以財求物也科條謂賞罰等給也如左謂列在檄下詳審也至言謂至極之言

檄蜀文

善曰魏志曰景元四年令鍾會伐蜀會至漢中蜀大將姜維等守劔閣距會會移檄

檄蜀將吏

鍾士季

翰曰魏志云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繇之少子也少敏惠夙成為祕書郎遷

鎮西將軍與鄧艾伐蜀蜀將姜維守劔閣距會會移檄蜀將吏士人後平蜀為司徒謀反於蜀為衆兵所殺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銑曰祚福也分

崩謂離散也幾近泯盡也言人命近於盡滅也

**我太**

五臣無我字

**祖武皇帝神武聖**

**括撥亂反正**

善曰魏志曰有太武皇帝為魏太祖公羊傳曰君子曷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

乎春秋

向曰太祖魏武也括智撥除也言有聖智除亂反正也

**拯其將墜造我區夏**

善曰尚書曰文王用肇造我區夏濟曰拯濟墜落造成也區夏中國也

**高祖文皇帝應天**

**順民受命踐祚**

善曰魏志曰文皇帝為魏高祖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禮記曰成

王幼不能莅祚周公相踐祚而治文帝受天明命踐天子之祚謂受禪於漢也

**烈祖明皇**

**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

善曰魏志曰明皇帝為魏烈祖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尚

書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漢書武帝詔曰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休德  
翰曰烈盛奕重也文帝既

明而烈祖又明故曰重光恢拓洪皆大也言廣大其德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

善曰

毛詩序曰國異政家殊俗之外謂吳蜀也言國政異而人俗殊也率土齊民未蒙

王化

善曰難蜀父老曰割齊人以附夷狄如淳曰齊人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若今言平人也向曰

齊民謂無貴賤而齊等之民此三祖所以顧懷遺志也

也蒙被也謂未被大魏之化善曰劇秦美新曰后土顧懷濟曰三祖謂太

聖德欽明紹隆前緒

善曰主上則陳留王奐也尚書曰放勛欽明良曰紹繼緒業也言

有聖明之德而繼先人之業餘同善注

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

善曰左氏傳史

克對魯侯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翰曰宰輔謂司馬文王也允信也言有明信之德也

劬勤也王  
室國家也

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

貢

善曰毛詩曰布政優優尚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毛詩曰因時百蠻大戴禮孔子曰昔舜教通于四海

之外肅慎北伐渠搜氏羗來服銑曰協令也萬邦百蠻言向化者衆也肅慎國名致貢謂貢楛矢石砮也

悼彼巴蜀獨為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

善曰毛詩曰哀我征夫獨

為匪民向曰悼傷愍痛也言傷痛已蜀百姓獨不為魏人而勞役未止也

是以命授六師

龔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

善曰尚書曰予惟龔行天

之罰魏志曰詔使征西將軍鄧艾督諸軍趨甘松沓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趨武街高樓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濟曰六師謂天子六軍也授授師與將也征西將軍鄧艾出甘松沓中二道雍州刺史諸葛緒

出高樓武街二道鎮西將軍鍾  
會出駱谷二道合成五道也

古之行軍以仁為本以

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

善曰司馬法曰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曹

操曰古者五帝三王以來也仁者生而不名義者成而不有孫卿子曰王者有誅無戰漢書淮南王上書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莫敢校之  
翰曰以仁謂不尚殘殺也動不為己曰義也有征無戰謂能以勢化導而來也

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

善曰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翰曰有苗謂三苗舜伐之不克舜乃修文德舞干戚七旬而有苗服干楯戚鉞也

周武有散財

發廩表閭之義

善曰尚書曰式商容之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  
翰曰武王伐殷發廩粟

府財以賑貧乏表飾賢人閭里以存其義

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車

善曰尚書

禹曰奉辭伐罪漢書孫寶曰臣幸得銜命奉使向曰鎮西謂鍾會也此檄當時蓋託人言故自稱也命天子之令也統理也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戎車兵車也

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

善曰國語曰祭公謀父曰有征罰之備有文告之辭太公金匱

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陸沈於殷久矣何乃急急於元元哉高誘戰國策注曰元元善也新序李克對魏武侯曰好戰窮武未有不亡者濟曰弘大也元元百姓也鎮西庶以文告之令濟百姓之命非欲窮武而

快一時之心也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

善曰毛詩曰告之話言良曰

降則安守則危也話善言也言略為陳說其要當敬聽我善言也為下設端也

益州先主以命

世英才興兵新

五臣作翔

野困躋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

太祖拯而濟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弃同即異

善曰蜀志曰先

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人也靈帝末黃巾起先主率其屬討賊有功除安喜尉後領徐州呂布襲徐州虜先主妻子乃求和於布後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為豫州牧後背曹公歸袁紹漢書張良曰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能制其死命也左氏傳子太叔曰弃同即異是謂離德  
翰曰先主謂劉備也靈帝末討賊有功領徐州呂布襲徐州虜先主妻子後歸曹公以為豫州牧後背曹公歸袁紹故云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也興盛大好謂領豫州也中謂中間也言初與我同而中間更背違是弃同即異也

諸葛孔明仍規

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

善曰蜀志曰姜維字伯約銑曰規圖也隴右地名

勞動

我邊境侵擾我氏羗

向曰邊境謂葛亮入秦氏羗天水夷名也擾亂也

方國家

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也

善曰周禮有九伐之法憑弱犯寡則青之賊賢害民則伐

之暴內陵外則擅之野荒人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征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正則杜

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也濟曰故事遑暇也言諸葛亮姜維侵邊之時當國家多事不暇修九伐之道以

征之也此却述前過將誅之意也餘同善注

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蓄力待

時併

五臣

兵一向

善曰

孫子兵法曰併敵一向千里殺良曰又安蓄積也言我國家邊

境安寧積兵之力一向攻蜀也

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

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

善曰魏志曰姜

維趣上却鄧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入曰姜維冠圯陽鄧艾拒之破維于侯和漢書公乘興上書曰王尊厲奔



北之吏起沮傷之氣黃帝出軍決曰始立牙之日吉氣  
來應旂幘指敵或從風而來金鐸之聲揚以清鼓鞀之  
音婉而鳴是謂堂堂之陣整整之旂此大勝之徵也  
翰曰天下之師謂前五道並入者也段谷侯和皆地名  
鄧艾破姜維之所也沮壞也堂堂盛貌  
言以壞傷之兵不可敵我全盛之陣  
比年以來曾無

寧歲征夫勤瘁

萃

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

見

善曰國語姜氏告於公子曰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毛  
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銑曰比近也無寧歲謂

不安也勤勞瘁病也子來謂如父有事而子自來助之  
也言以勞病之卒不可敵我子來之兵也諸賢蜀將吏  
也親見見  
事宜也  
蜀侯見禽五臣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善曰

史記  
曰秦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伐蜀滅之范曄後漢書曰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人也王莽時為導江卒正更始立

述恃其地險衆附遂自立為天子十二年光武遣吳漢  
攻述漢因令壯士突之述兵大亂被刺洞胷墮馬左右  
輿入城其夜死明旦述將延岑舉軍來降漢乃夷述妻  
子盡滅公孫氏向曰秦惠王伐蜀而殺蜀侯擒獲也  
公孫述據蜀稱帝光武使吳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  
漢伐滅之授首謂就戮也

諸公所備聞也

五臣本無也字善曰左氏傳司馬侯曰九州之險也是非一姓濟曰言險

塞之所非一姓常居有德則處之明者見危於無形智  
備聞謂摠聞蜀侯公孫述之險也

者規福於未萌

善曰太公金匱曰明者見於未萌智者避危於無形良曰形見規圖也萌初

生也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  
善曰毛詩

序曰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鄭玄曰武王既黜殷命殺  
武庚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之於廟史記曰陳

平懼項王誅遂至修武降漢拜平為都尉翰曰微子紂元去紂歸周封於宋受命朝見故謂之賓陳平背項羽而歸漢祖立功 豈宴安鴆毒懷祿而不變哉善曰左氏傳管

敬仲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漢書楊惲曰懷祿貪勢不能自退 銑曰宴樂也言宴然安此鴆毒懷爵祿不為變通哉鴆毒殺人之藥喻蜀也 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

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善曰禮記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尚書大傳成王問周公曰舜

何以也周公曰其政也好生而惡殺 向曰天覆謂如天之覆養也恕猶捨也言以恩惠為先以誅伐為後

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為上司寵秩殊異善曰吳志曰孫

壹為江夏太守及孫綝誅滕胤呂據據胤皆壹之妹夫也綝遣朱異潛襲壹異至武昌壹知其攻已率部曲將

庠妻奔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封吳侯濟曰江夏太守孫壹以眾歸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封吳侯寵榮秩祿也殊異謂文欽唐咨為國大害叛主讐賊還為戎首異於常人

咨困偏禽

五臣作擒

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國

事

善曰魏志曰文欽字仲若曹爽之邑人也與毋丘儉舉兵反大將軍司馬文王臨淮討之諸葛誕殺欽欽

子鴛及虎踰城出自歸大將軍大將軍表鴛虎為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大將軍乃自臨園四面進兵同時鼓譟登城唐咨面縛降拜咨安遠將軍禮記子思曰無為戎首鄭玄曰為兵主曰戎首良曰文欽同善注咨生擒拜安遠將軍叛主謂背魏也戎首謂為將伐魏也困偏謂咨見擒也豫聞國事謂為將軍也壹等窮

跼歸命猶加上寵況巴蜀賢智見機

五臣作幾

而作

五臣作往

者

哉

善曰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翰曰言孫壹唐咨窮迫歸命尚加寵命況巴蜀父老哉言寵命過也

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踪措身陳平之

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農不易

畝市不迴肆

善曰漢書曰高祖入關吏民皆安堵如故 呂氏春秋曰桀為無道湯立為天子夏民

大悅農不去疇商不變肆 銑曰邈遠措投軌迹也古

人謂微子陳平慶善也來裔謂子孫也堵牆肆市變易

也言能降則百姓安居而農市俱不變易

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

與

五臣本作歟 善曰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

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基加九雞子其上公曰

作之孫息以基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

向曰卵鳥卵也重累之其勢危言不降則似累卵之危降

則美安也

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

悔之亦無及也

善曰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濟曰迷惑也不反謂不降也玉石俱碎謂

縱兵破敗之後善惡俱見屠戮也

各具宣布咸使知聞

難蜀父老

司馬長卿

善曰漢書曰武帝時相如使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為國用大臣亦

以為然相如業已建之不敢諫乃著書假蜀父老為辭而已以語難之以諷天子因宣其

使指令百姓知天子意焉良注同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

善曰六世謂自高祖至武帝翰注同茂

也威武紛紜湛

沈

恩汪濊

鰮

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

善

韋昭曰湛音沈張揖曰汪濊深貌也汪烏黃切濊烏外切銑曰紛紜盛貌湛厚汪廣濊深也羣生百姓也濡

潤也洋溢流出貌方外遠方也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

罔不披

上

靡因朝冉從駟

蒙

定笮

鑿

存邛

善曰服虔曰冉駟笮邛皆

蜀郡西部也應劭曰蜀郡臨江本冉駟也文穎曰邛今為邛都縣笮今為笮縣皆屬越雋向曰使自謂也流

行攘却風教罔無也披靡從化貌朝從定存謂招慰得也略斯榆舉苞蒲

五臣本無此二句

善曰鄭玄曰斯音戔張揖曰斯俞本俞國名也服虔曰苞蒲夷之種也結軌還轅東鄉

向

將報

善曰楚辭曰結余軫于西山王逸曰結旋也濟曰軌車也還轅謂將還車以報命

至于蜀

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

畢進曰蓋聞

五臣本無聞字

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

而已

善曰應劭漢官儀曰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

良曰搢紳謂衣冠也先生有德

之稱儼然恭肅貌畢竟牧養也羈縻謂似以繩索絆繫而已此皆父老問使之詞

今罷

皮

三郡

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

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

韓曰三郡三蜀也夜郎縣名贍足也言通夜郎未竟今又

續西夷之事恐百姓力屈不能終其事業亦使者罪累也左右侍者也相戒之辭也

且夫邛笮西



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

五臣本作也字善曰孟子曰禹

之相舜歷年多

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

乎

善曰不可猶不堪也以其不堪為用故弃之也銑曰言西夷與中國並也其來久而不可記然前王後

帝強者不并仁者不懷意者者老自言也殆近也不可乎謂不可用也

今割齊民以附夷

狄

善曰附謂今之親附也齊民已見上文

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

識所謂

向曰附近也言割中國之人以事無用夷狄也鄙人耆老自謂也固陋謙辭也所謂所說也

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

俗也

善曰應劭曰巴蜀皆古蠻夷椎結左衽之人也濟曰使者對父老也安謂此乎言所說非也巴蜀

皆椎髻左衽若如父老言則不當變服

僕常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

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

粗陳其略

善曰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嘗聞其略矣韋昭曰粗猶略也徂古切

良曰惡聞若說謂

父老說也斯此也此事謂夜郎之事言體大固非觀者所見也余相如自謂也言我行急不得審議為父老粗略而陳之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謂下事也

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

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

善曰張揖曰非常之事其本難知衆民懼也尚書曰黎民

於變時雍 翰曰非常人聖人也原本也言立聖人之功本則衆人見而懼

及臻厥成天下

晏如也

銑曰臻至也及至其成則天下衆人皆安之也

昔者洪水沸出汜

汎濫

衍溢

善曰張揖曰溢溢也郭璞三蒼解詁曰溢水聲也字林云四寸切古漢書為溢今為衍非也

向曰

洪大也言昔者大水沸出堯時也汜濫衍溢大水貌

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

夏后氏

五臣無氏字

感之乃堙洪塞源決江䟽河灑

五臣作漸息移

切沈澹災

善曰張揖曰䟽通也灑分也韋昭曰灑史紙切蘇林曰澹音淡言分其沈溺搖動之災也

灑或作漸字書曰漸水索也賜移切說文曰澹水搖也徒濫切顏師古曰沈深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深水以安

定其災也灑所宜也

濟曰移徙崎嶇為避水不得安居也夏后謂禹也感憂也堙亦塞也決江䟽河謂理水

也漸盡也澹水搖動貌謂盡除沈沒搖動之災也

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

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

秦腠尸

無肢葛薄膚不生毛

善曰張晏曰躬體也孟康曰腠腠理也韋昭曰肢身中小毛也郭璞三蒼

解詁曰胝蹠也竹施切莊子曰兩袒女浣於白水之上昔禹過之而趨曰治天下奈何女曰股無肢脛不生毛

顏色烈凍手足胼胝何以至是也胼步千切良曰永長寧安也豈唯人哉言當理水之時非獨百姓禹亦勞

也慮謀腠皮膚胝也肢股上小毛也言艱苦至使反膚累胝而不生毛也故休烈顯乎無窮

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喔

音渥五臣

作齟拘文牽俗

善曰應劭曰喔齟急促之貌也喔音握翰曰浹及也言禹之美業德聲及于無

窮也修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

統為萬世規

善曰鄧展子曰字詰云呖今宏字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 銑曰言賢君豈

修習古書傳流舊法取當時悅情而已哉言不如此也向曰崇高閎太統紀規法也言將高論大議創業垂統

為萬世法也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善曰已比

德於地是貳地也地與已并天是三也 濟曰兼并謂兼萬國而并四夷也參比也言君德比於天而與天同

一能合於地故云貳地也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濱莫非王臣

善曰毛詩小雅文濱涯也本或作賓 良曰普徧也是以六合之內

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

恥之

翰曰浸淫衍溢言理化遠也懷生之物謂動植之類也言如此等有不沾德澤者則我君之恥也

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

銑曰封疆之內

謂國內嘉善祉福靡無也

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

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

善曰孟子曰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

者向曰遼遠也加被也言遠國政教未被而王之流風尚自微薄也流風謂流化人之風也

內之則

善有時字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

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縲號泣內

嚮

五臣作鄉音向

而怨

善曰張揖曰為人所係戰國策曰韓魏父子老弱係虜於道路

濟曰內謂通

其朝獻也外謂隔絕不通也放逐辜罪也係縲謂束縛也言巴蜀父老無罪被殺掠取孤幼縛束以為奴僕所

以號泣向中國而怨

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

其所今獨曷為遺已

五臣作已

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

善曰

孟子曰湯始征葛伯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雨

良曰至

仁謂天子也洋溢普徧靡無曷何遺弃也已謂上號泣

者身也踵足也言何為弃我也舉足思慕天子之化如枯旱而望雨

戾夫為之垂涕況乎

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

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

善曰論語此考識曰賜風德宋均曰賜能言語

故可使風諭以德也二方謂西夷南夷也鱗集相次也  
翰曰戾狠惡人也言狠惡之夫見係縲者猶且垂淚況  
天子能止而不伐乎胡匈奴也誚責勁強也四面四夷  
也風德謂賜能言語之人使以德諭諷二方即胡越之

君因其討責如魚鱗之相次仰承流之風也願得受號者以億計銑曰號教令也億數

之多故乃關沫沫若徼叫牂臧柯善曰漢書音義曰以沫若水為關也張揖

曰沫水出蜀西徼外入于江若水出廣平徼外出旄牛入江張揖曰徼寨也以木柵水為夷狄之界向曰沫

若蜀西水名牂牁遠郡名關門徼道也鏤靈山梁孫原善曰張揖曰鑿通山道置靈道縣屬

越雋郡孫水出登縣南至會無縣入若水李奇曰於孫水之本作橋梁濟曰鏤靈山言鑿山金華縣鏤之者

以紀功也孫水名原本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也梁謂作橋於上也

恩廣施遠撫長駕善曰長駕謂所駕者遠良曰創始也言天子始以道德為塗以化之垂

仁義以理之將廣使䟽逖不閉智海爽闇昧得輝乎光大恩信以撫御之



明

善曰韋昭曰智梅憤切言疏遠之國不被壅閉智與闇昧後得乎光明言化之所被者遠也郭璞三蒼解

詰曰智旦明也字林音勿尚書曰甲子昧爽孔安國曰昧早旦也爽明也

子德化遠及幽國使通不閉如瞑昧之闇光明之曜也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

於彼遐邇一體中外提

支

福不亦康乎

善曰說文曰提安也

銑曰偃

提

息也此國家也討伐征戰也彼夷狄也一體無外內也提安康樂也

夫拯民

五臣作人

於沈溺

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

亟五臣作急務也

善曰陵夷即凌遲也史記張釋之曰秦凌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漢書作陵夷至

於二世禮遭秦焚之漢滅秦而復修理故云繼周氏絕業也百

姓雖勞又惡

鳥

可以已乎哉

濟曰惡何已止也

且夫王者固未

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

善曰毛詩序曰始於憂勤終於逸樂良

日憂勤謂征伐也言王者皆征伐而後逸樂也

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

翰曰言受

命符瑞合於此時也

方將增太

五臣作泰

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

五臣本作鑾

揚樂頌上減五下登三

善曰李奇曰五帝之德北漢為減三王之德漢

出其上

銑曰王者太平則封增太山禪梁甫鑾鈴也頌雅頌也言漢德之盛上可減五帝之美下可升三王

之上登升也

觀者未覩音猶鷦鷯已翔乎寥

聊

廓

告郭切之字

五臣本無

而羅者猶視乎

善本無

藪澤悲

夫善曰樂緯曰鷦鷯狀如鳳皇爾雅曰寥深也空廓寥

喻大夫先生等也言君之道德已流行深遠而於是諸

大夫芒五臣本作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濟曰茫然不自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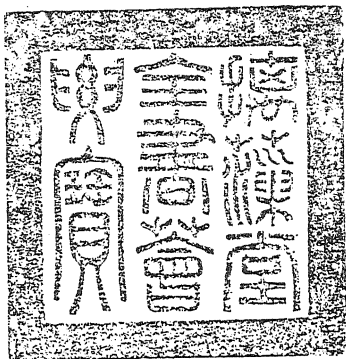
貌言諸大夫聞天子之德思欲陳之事皆喪失也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

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敝罔靡徙遷延

而辭退五臣本作避善曰尚書大傳曰魏文侯問子夏子夏乃遷延而退良曰喟然歎美之辭也

鄙人大夫自謙也願聞討西夷之事也請以身先謂欲以身先士卒也敝罔驚視貌靡徙移足貌遷延却退貌

文  
選  
卷  
四  
十  
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張塤

謄錄監生臣張曾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四十五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六十四

集部

文選卷四十五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對問

對楚王問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

譽之甚也

善曰遺行可遺棄之行也韓詩外傳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向曰

先生謂宋玉也王問宋玉不有遺失之行於國中之人乎何為衆庶百姓不談先生聲譽宋玉對曰

唯銑曰唯敬

然有之良曰然亦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

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

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

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

善有不過數十人而巳

引商刻

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

五臣無而已字翰

曰下里巴人下曲名也

是五臣有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



鳥有鳳而魚有鯢

善曰曾子曰聞諸夫子曰聞諸夫子曰羽蟲之精者曰鳳鱗蟲之精者曰龍淮南子曰

孟春之月其蟲鱗許慎曰鱗龍之屬也

濟曰鳳鳥之長鯢魚之長鳳皇上擊九千里絕

雲霓負蒼天

五臣有足亂浮雲

翱翔乎杳冥之上

向曰杳冥絕遠處

夫

蕃離之鷦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

銑曰蕃離蒿草之屬鷦小鳥也言栖

於蕃離之上豈能料計天地之高遠哉言其不知也玉自喻高才人安能知之乃肯輒自為聲譽

鯢魚

朝發崑崙之墟暴鬐

夷於碣石

善曰爾雅曰河出崑崙墟色白郭璞曰墟山下

基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碣石海畔山

良曰崑崙山

暮

黃河之源出焉墟山根也暴露也鬐魚之鬚鬣也

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

倪

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

善曰

尺澤言小也

諸大澤名鯢小魚名

良曰孟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善作鱗

也士亦有之

翰曰言亦有大才不可識知者夫聖人瑰古意琦臣行超

然獨處

向曰瑰大琦美也

世善作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向曰玉自言其才俗人所不知

# 設論

## 答客難

東方曼倩

善曰漢書曰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推意放蕩終不見用因著論設客

難已用位卑以自慰喻銑曰漢書云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時舉賢良方

正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朔乃  
上書自云其才上席之也

客難東方朔

翰曰朔上書陳農戰彊國之計終不見用又以位卑故假為客難以荅之曰蘇

秦張儀壹

五臣作一

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

世

翰曰當遇也良曰都居也

今子大夫

向曰謂朔也

修先王之術慕聖人

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

五臣作數

著於竹帛脣

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學樂道之

五臣有無

效明白甚矣

善曰禮記曰回之為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

之矣翰曰言張儀蘇秦一遇而為卿相而朔好學樂

道位日卑微是好學之無效明白甚矣

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

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

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

善作也  
善曰史記

韓信曰臣事項王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

銑

同胞

浦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

善曰蘇林曰音胞胎之胞  
言親兄弟也  
向曰同胞

之徒謂兄弟也言其祿薄兄  
弟亦無所容居其何故如此

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

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

五臣有也  
言其不能備知也

濟曰

彼一時

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

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

善曰

孟子謂充虞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慎子曰昔周室之  
衰也厲王擾亂天下諸侯力政人欲獨行以相兼張晏  
曰周千八百國在者十二謂魯衛齊宋楚鄭燕趙韓魏  
秦中山春秋孔演圖曰天運三百歲雌雄代起翰曰  
謂爭彊弱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去得行焉善曰孔  
叢子子

未定也

思謂曾子曰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  
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良曰士謂賢士

也身處尊位珍寶充内外有廩倉

善作倉廩 善曰蔡  
邕月令章句曰穀藏

曰倉米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

善作  
德流

藏曰廩

天下震懼

向曰懼也

諸侯賓服威振四夷

善無威振  
四夷字

連四

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盂

善曰韓詩外傳曰君子之居  
也晏如覆盂同音于

翰曰言連如衣帶也孟器也言天天下平均善作均平合

下無事人安如在於覆盂器之下

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善曰列子

曰揚朱見梁惠王言治天下猶運之掌禮記子曰道之

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向曰言

天下易治國家所舉動事如運於手掌遵天之道順地

之內亦何用賢人也故不異於不肖也

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

將卑之則為虜銑曰虜謂寇敵也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

在深淵之下良曰抗舉也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

節效情安知前後濟曰言皇德自行故不藉盡節效情者也安知前後謂無所用其才也

夫

五臣無夫字  
有方今字

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

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

善曰文  
子曰羣

臣輻湊言上書忤旨或被誅戮

翰曰言士人盡力以  
慕天子之德欲效精誠區區之於下困於衣食或至失

謂道路者門戶

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

掌故安敢望侍郎乎

善曰應劭漢書注曰掌故百石吏  
主故事者 向曰掌故卑吏也

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

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

五臣作殊字 善曰韓  
子曰文王行仁義而王

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  
其國故曰時異則事異

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

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

善曰毛詩小雅

文也毛萇曰有諸中必見於外也

銑曰臯澤也言人

好學脩身聲譽聞于天下亦如鼓鐘于宮中而聲出于

外鶴鳴于澤而

聲聞于天也

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

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

音稅濟曰用文武之道以相周室得信

用其說

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茲

策也

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

善曰說苑鄒子說梁王曰太公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孟

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舜之徒

譬若鶴鳴飛且鳴矣

也翰曰孳孳敬懼貌怠慢也

善曰毛詩曰題彼鶴鳴載飛載鳴毛萇曰題視也

向曰鶴鳴鳥飛則必鳴行則搖尾不能自捨亦如人孳孳



脩身而不  
懈怠也

傳曰天不為人之惡故寒而輟其冬地不為

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

五臣作以

小人之凶凶而易

其行

銑曰凶凶  
喧頌貌

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

道其常小人計其功

良曰道行也言君子行善事乃是  
其常而小人則自矜夸爭計其功

也

詩曰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

善曰皆孫卿子文水  
濟曰愆失恤憂也

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翰曰水至清魚無所隱人  
至明察人所疾畏故孤立

而無徒侶

冕而前旒所以蔽明

黻斗土

壙充五臣作蔽耳所

以塞聰

善曰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薛綜東京賦注曰  
黻續以黃縣為九懸冠兩邊當耳不欲聞不急

之言也 向曰冕冠也 旒冠前垂者以蔽目前之明 察視不見下人 小過也 莊黃玉以縣褱之於冠 兩邊以塞耳 所以示不聞下 明有所不見 聰有所不聞 舉大德 赦人之過 續細絲也

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

善曰 論語曰 仲弓為季氏宰 問政 子曰 先有司 赦小

過 舉賢才 尚書曰 與人弗求 備檢身若不及 銑曰 不求備才於一人 蓋收其片善也

枉而直之

使自得之

良曰 枉曲也 言曲者申之 令直 使各自得所也

優而柔之 使自求之

濟曰 優柔寬容 使自求所宜也

揆而度之 使自索

所格之 善曰 皆大戴禮 孔子之辭也 家

語亦同 王肅曰 雖當直枉從容 使自得也 優寬和柔之 使自求其宜也 揆度其法以開視之 使自索得也 趙岐 孟子注曰 使自得 其本善性也 翰曰 揆度其蓋聖人 才性所為 使不相奪倫 各自求其分也 索求也

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

向曰欲使其自

得所宜者則必有逸志而

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

五臣

雖不用

塊然無徒廓然獨居

銑曰塊獨貌廓空也

上觀許由下察

接輿

良曰許由接輿並隱者

計同范蠡忠合子胥

善曰史記曰勾踐之棲會稽范

蠡令卑辭厚禮以遺吳後欲伐吳勾踐復問蠡蠡曰可矣遂滅之濟曰伍子胥吳賢臣也盡忠於吳王而見

殺

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

予哉

翰曰國家昏亂忠臣用焉今雖有賢人且屬於天下和平而百姓皆與義相扶是故賢人無用於時

少其匹偶徒侶者其固宜也客何疑於我而有難說也

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

李斯漢用

善無漢用字

酈歷

食異其肌

之下齊說行如流曲

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

者

五臣無者字

也子又何怪之邪

善曰史記曰樂毅去趙適魏聞燕昭王好賢樂毅為

魏昭王使於燕燕時以禮待之遂委質為臣下又曰秦

卒用李斯計謀競并天下以斯為丞相漢書酈食其謂

上曰臣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蕃上曰善乃說齊齊王

田廣以為然迺罷歷下守戰之備向曰燕昭王用樂

毅而破齊秦始皇用李斯并六國漢用酈食其說齊下

七十餘城如流言易也如環謂諸侯從其言如環之繞

指也予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筵筵撞濁鐘豈

謂客也

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

五臣有者字

哉

善曰莊子曰魏牟謂

公孫龍曰乃規規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  
天用錐指地不亦小乎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  
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  
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撞之以筵豈能發其音聲哉  
銑曰管竹管也螽蚌蛤也測量也筵小木枝也撞擊也  
言以竹管窺於天以蚌蛤量其海以木枝擊其鐘其條  
貫文理聲音終不可通發矣朔自言所答客由是觀之  
之辭不可通發心意也張晏曰螽瓢瓢也

譬由鯖精齰之襲狗狐豚之咋士虎至則靡亡耳何

功之有善曰李巡爾雅注曰鯖齰一名奚鼠應劭風俗

是也說文曰靡爛也靡與糜古字通也良曰咋齧也

靡耳畏服貌謂以耳向後也言今所答客言不能感發

其意亦猶鼠之襲狗豚之齧虎但今以下愚而非處士

畏服而已矣所彊言者蓋無功也

雖欲勿困固不得已

濟曰下愚朔自謙也處士謂客也言今所答以下愚之言以非斥於

客雖彊欲勿困

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

道也

翰曰朔自謙不知權變而迷惑於大道

解嘲并序

揚子雲

向曰嘲謂戲弄之言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

善曰漢書曰定陶丁姬哀帝母也兄明為大司馬又曰孝哀傳

皇后哀帝即位封后父晏為孔鄉侯

銑

諸附離之者

起家至二千石

善曰漢書音義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良曰人有附著其勢者起家拔為二

析先人之珪儋都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

善曰說文曰儋

荷也應劭曰文帝始與諸王竹使符

銑曰盡忠為尊

人君也揚名為榮父母也析分也珪諸侯所執也儋荷

也符信也亦貴者所執也言當分人君之珪以為上列

之諸侯荷人君之重爵懷人君之符信分人君之祿也

紆青拖

徒可

紫朱丹其轂

善曰東觀漢記曰印綬漢制公侯紫綬九卿青綬漢書曰吏二

千石朱兩轎

良曰紆帶也拖服也轂車轂也

今吾子

青紫並貴者服飾也朱丹以朱色飾其車轂也

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

玉堂有日矣

善曰應劭曰待詔金馬門晉灼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濟曰天子多忌諱而人

彌窮貧忌諱法令煩也不諱謂法令不煩苛也曾不能  
金門天子門也玉堂天子殿也有日矣言久也

畫一竒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

光一從

子恭

一橫論者莫當

善曰史記秦王曰知一從一橫其說何

翰曰

電光謂辯

辯速如電光之閃也一從一橫謂言辭從橫而生諸所論說者莫能當矣言雄曾不如此以說人主以談公卿

以取重

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疎獨說數十餘

萬言

善曰以樹喻文也說文曰扶疎四布也

向曰言

其不能辯說以求高位反顧其靜默而作太玄經

五千文太也太玄經謂廣大於老子玄

言而文辭如枝葉四布至於數十餘萬言

深者入黃泉

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

五臣

本

秋命歷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八卦擎無間言至微也淮南子曰出入無間

銑曰

太玄經文意有深高大小如



此也纖

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

善曰蘇林曰擢之纔為給

小也

事黃門不長作

良曰言其位不過侍郎且拔擢之纔至於給事黃門郎而已

意者立得無尚

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

善曰拓落猶遼落不諧偶也濟曰拓落猶排擯也言其何為

官見排擯

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

善無欲字

朱丹吾轂不

知一跌

覲

將赤吾之族也

善曰廣雅曰

滅也跌差也赤謂誅

轂若一逢差失

往者善作昔

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為十

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割並為戰國

善曰服虔曰鹿喻在爵位者十二國已見

答客難張晏曰齊燕楚韓趙魏為六就秦為七晉灼曰此直道其分離之意耳鄒陽傳云濟北四分五裂之國

也向曰網謂政教也解結謂政教敗亂也羣鹿喻亂兵也逸走也周末諸侯離叛為十二國後相并合乃為七國然而秦彊東制諸侯故別言之則有六并而言之則有七故言六七也銑曰天下喪亂諸侯各保山河故四瀆五岳各為分割並士無常君國無定臣良曰言為戰爭之國也剖判也

遷易不得士者富失士者貧

善曰春秋保乾圖曰得士則安失士則危濟曰得

賢士則國彊人富失賢士則國弱人貧

矯翼厲翮恣意所存

翰曰矯舉厲振也言人擇

君而事之如鳥舉翼振翮而怒意高飛意所存慕者乃下事也

故士或自盛以橐

託或

鑿坏

普以遁

善曰服虔曰范睢入秦藏於橐中史記王稽辭魏去竊載范睢入秦至湖見車騎曰

為誰王稽曰穰侯范睢曰此恐辱我我寧匿車中有頃穰侯過淮南子曰顏闔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幣

先焉鑿坏而遁之

向曰橐

是故鄒衍以頡賢頡良苦而

取世資

善曰應劭曰齊人著書所言多大事故齊人號談天鄒衍仕齊至卿蘇林曰頡音提挈之挈頡

頡奇怪之辭也

鄒衍著書雖奇怪尚取世以為資而已

為之師也

言資以避下文也

銑曰頡頡猶詭異也世

人取資以

孟軻雖連去

蹇猶為萬乘師

善曰蘇林曰連蹇言語不便利

也趙岐

孟子章指曰滕文公尊敬孟子若弟子之問師

良曰連蹇謂往來皆難也言孟軻游齊齊不能用適

梁梁亦不用然

而雖往來屯難

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

不見任用終亦為齊威王師也

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

善曰應劭曰會稽東海也

服虔曰連西戎國也應劭曰

禹貢析支渠搜屬雍州

在金城河間之西濟曰在西

故言

前番

潘

音愚

善曰應劭曰南海郡張晏曰

後

右

南越王都也

翰曰在南故云前也

後

八區

善曰史記蒯通曰天下之士雲合霧集

翰曰區方也

家家自以

為稷契人人自以為臯陶

五臣作繇

善曰尚書帝曰

禹讓于稷契暨臯陶

向曰言家

戴縱

五臣作

垂纓而

談者皆擬於阿衡

善曰鄭玄儀禮注曰纓與縱同詩曰

尹也

銑曰纓冠也纓衣領也言衣

五尺童子羞比晏

嬰與夷吾

善曰孫卿子曰仲尼之門五尺豎子羞言五

伯良曰五尺童子謂小兒也羞比於霸世

當途者升青雲失路

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

語而笑貌後乃代范睢為相

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曾子房平勃樊霍

則不能安

翰曰言時亂有事則非蕭何曹參張子房陳平周勃樊噲霍光則不能安國家定社稷

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

章句曰

之徒謂文儒之人也言若當時無事則文儒之士相與守國亦無所患也

故世亂則聖哲馳

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

善曰說苑曰管仲庸夫也桓公得之

以為仲父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終

無山東之憂楚辭

曰堯舜皆有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

銑曰聖哲不能

獨濟故云不足馳騫謂奔走也

良曰天下無

夫上世

事則庸夫與賢者皆高枕而閒故云有餘也

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

善曰左氏傳曰齊鮑叔

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

千石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濟曰草創言

經也泊如謂淡泊無為也謂雄造人有嘲雄以玄之五

作太玄經以守淡泊無為之務也臣

無之尚白善曰服虔曰玄當黑而尚白將無可用翰

於黑黑成則道行也言而善無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

尚白者譏其道未行也而字

曰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網人紀不生則已善曰尚書

曰先王肇修人紀孔安國曰修為人網紀也孔叢子子

魚曰丈夫不生則已生則有云為於世也向曰上世

之人為人綱紀若不為則止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

辟罪也行趨步也

濟曰

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

步者擬足而投跡

善曰言不敢奇異也故欲談者卷舌不言待彼發而同其聲欲行者擬足

不前待彼行而投其迹也周易曰子曰同聲相應莊子曰多物將往投跡者衆翰曰同聲謂候衆言舉而相效也投跡謂觀事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

變而隨行之

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

聞罷又安得青紫

善曰史記曰歲課甲科為郎中乙科為太子舍人然甲科為第一言抗疏

有所觸犯者帝報以聞而罷之言不任用也

向曰策

謂對時務之策也抗舉也疏書也言非對策甲科孝廉方正之人獨可舉意上書論道是非則是下觸上間必見罷而不用又安能得青紫之貴乎待詔謂天子之命

且吾聞之

五臣有也字

炎炎者滅隆隆者絕

銑曰炎炎隆隆盛貌滅絕者有

盛必衰也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

家鬼瞰其室

善曰如淳曰周易云雷雨之動滿盈滿水也雷極則為水火之光炎炎不可久久亦

消滅為灰炭之實也李奇曰鬼神害盈而福謙良曰

觀雷聲火光但見其熱盛莫測其所以矣為復虛也為

復實也忽然天收其聲地藏其熱則聲熱不聞見矣此

盛必衰之義也是知高明富貴之家鬼神窺望其室將

害其滿盈之志矣故知天攫九孥加者亡默默者存濟

道惡盈鬼神害盈瞰望也攫縛孥者亡默默者存曰

攫挈執持也言執權用勢者位極者高五臣危自守者

必亡默默守道者必存也作宗

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



寂惟漠守德之宅

善曰淮南子曰天道玄默無容無則老子曰知清知靜為天下正莊子曰

恬然寂漠虛無無為此道德之質也

翰曰清靜

世異

寂漠皆無營欲也庭宅謂精神道德之所居處

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

善曰李奇曰或能勝之向曰言古

人世異事變人道大體不殊若使古人易居今世我又易處昔時亦未知勝否何如

今子乃以鵠

梟而笑鳳皇執螻

鳥典

而嘲龜龍不亦病乎

善曰孫卿雲賦

曰以龜龍為螻蛄梟為鳳皇說文曰在壁曰螻蛄在草曰蜥蜴銑曰鵠梟惡鳥也螻蛄蜥蜴之類也

子

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

附與扁鵲

也悲夫

善曰中庶子謂扁鵲曰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醫病不以湯液法言曰扁鵲盧人而善醫

良曰言病甚不逢善醫亦可悲也客曰然則靡玄無所名乎范蔡以下

何必玄哉善曰論語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濟曰靡無也言無此太玄經豈無所成名乎范蔡已

下何必有太玄而揚子曰范睢魏五臣無之亡命五臣居卿相之位也

字也折脅拉善本豁口免於徽索翰曰豁腰骨也則睢所拉齒齒即骨也徽

索刑具也翕肩蹈背扶服入橐善曰孟子曰脇肩悚體也向曰翕肩

畏懼貌睢初入秦道遇穰侯藏於王稽車中恐穰侯知

之故懼也書傳無蹈背之事扶服謂使扶持而入於橐

中橐無底袋也激印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紙穰侯而代之當也

善曰史記曰范睢至秦上書因感怒昭王昭主乃免相

文曰抵側擊也

銑曰

激叩怒也介間抵扼也言睚眦

秦王兄弟扼穰侯之喉說其是非而代之為相正當其

理涇陽君秦昭王同母弟也穰侯姓魏名冉

宣太后長弟也為秦相用事甚盛號為穰侯蔡澤山東

之匹夫也顓頊折支頰於涕唾流沫

憤呼西揖彊秦之

相搯烏其咽千而亢其氣捫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善曰

曰面上曰顓頊史記曰蔡澤聞應侯內慙乃西入秦應侯

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延入坐數日言於

秦昭王曰客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昭王與

語悅之應侯請歸相印遂拜蔡澤為相說文曰頰鼻莖

也沫洒面也廣雅曰咽噏也噏音益良曰言澤醜貌

也顓頊口向前引也折頰謂無鼻莖隴也鼻口之中常

有涕唾流沫然能入秦高揖范睢而說之所言必搯其

咽喉亢絕其氣繼其跡而奪其相位此得時也捫背猶

陶善作塗善曰應劭曰漁陽之北東南一尉向曰一尉

淳曰地理志西北一候善曰如淳曰地理志曰龍勒玉

云在會稽門陽關有候也銑曰候所以

伺候遠國來朝之微以糾墨製以鑕質銑方無反善

賓也候亦官也微以糾墨製以鑕質銑方無反善

縛束也應劭曰束以繩微弩之微說文曰糾三合繩也

又曰墨索也公羊傳曰不忍加之銑鑕何休注曰斬腰

之刑也良曰糾墨鎖銑皆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

刑法名也微繫也製裁也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

歲月結以倚廬善曰應劭曰漢律不為親行三年服不

齊晏桓子卒晏嬰籬斬哀居倚廬以結其心左氏傳曰

斬哀之服居之以結其心也此言脩喪制之禮以示於

人是以善無是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

也是以善無是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

也是以善無是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

徵魯諸生弟子共起朝儀也

向曰漢朝承秦餘敝禮

儀敗亂而叔孫通擊鼓於行陣之間及天下既定乃解

去兵甲投棄戈戟遂作

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

君臣之儀此謂得所也

而蕭何造律宜也

善曰尚書呂命序曰穆王訓夏贖刑

禮記曰國家靡弊鄧展曰靡音縻漢

書曰相國蕭何捃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

銑曰靡壞也言刑法壞敝秦為酷暴漢興而蕭何制造

律法合其故有造蕭何善有律於唐虞之世則諄布內

時宜也

故有造蕭何

之字律於唐虞之世則諄布內

作矣

善曰服虔曰性猶繆也性布迷切性或作繆

良

性矣

曰諄乖也言時宜不同故不用蕭何律法於唐虞

世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

五臣無

建婁

有字

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乖

五臣

矣

善曰左氏傳曰召公

作繆

糾合宗族于成周

糾合宗族于成周

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鳬飛不為之

少善曰方言曰飛鳥曰雙四鴈曰乘濟曰以喻羣臣

言朝廷之有臣如江湖大海之中四鴈雙鳬之集不

為多飛去不為之少言國家雖賢臣多集不覺其多去亦不覺其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

老歸而周熾

善曰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

翰曰三仁比干箕子微子也

紂不用忠諫比干死箕子囚微子去而殷遂亡宗廟為

之丘墟太公歸文王而周業盛是為一老不聞其二老焉李善引伯夷與太公為二老甚誤矣且伯夷去絕周

粟死於首陽奈何得去歸周也

子胥死而吳亡種蠡禮

揚雄言二老亦用事之誤也

存五臣而越霸

善曰史記曰吳既誅子胥遂伐齊越王勾踐襲殺吳太子王閭乃歸與越平越

王勾踐遂滅吳又曰越王勾踐返國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行成為質於吳後越大破吳也向曰吳王

不用伍子胥賜以鑄鏤令自死後亡其國越王用大夫種范蠡二臣之計而為霸王五穀古入而

秦喜樂毅出而燕懼

善曰史記曰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不穆公聞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不

與請以五穀皮贖之楚人許與之繆公與語國事繆公

大悅樂毅伐齊破之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畏誅遂西奔趙惠

王恐趙用樂毅伐燕也

銑注同

范雎以折支摺五

作拉力

而危穰侯

善曰晉灼曰摺古拉字也

良曰魏

答切入秦說秦王以穰侯為相之

蔡澤以噤

欺稟吟甚而笑唐

舉

善曰史記曰唐舉見蔡澤熟視而笑曰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濟曰蔡澤就唐舉相舉乃笑之噤吟

中高祖時呂后使求之不來後乃來與太公孫創業於子游也榮猶德也言呂后來德於南山也

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

善曰公孫弘對策於金馬門史記曰弘至太常對策為第一拜

為博士又曰驃騎將軍霍去病擊匈奴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

東方朔割炙於細君

善曰史記曰文君夜亡奔相如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

百萬為富人居漢書曰伏日詔賜從官肉太官丞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劍割肉即懷肉去太官奏之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割炙割損其炙也良曰竊私取也貲財也炙亦肉也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妻也

濟曰



請君討之管召讐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  
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  
告曰管夷吾治於高溪使相可也公從之墨子曰傳說  
被褐帶索庸築傅巖武丁得之舉以為三公翰注同

或倚夷門而笑

善曰應劭曰侯嬴也秦伐趙趙求救魏無忌將百餘人往過嬴嬴無所誠更還

見嬴嬴笑之以謀告無忌常昭曰笑人不知己也濟注同

或橫江潭而漁

翰曰此為漁父

也漁捕魚也

或七十說而不遇

向曰孔子歷說天下七十君竟不一遇

或立談

五臣有間字

而封侯

善曰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譙周曰食邑於虞

也銑曰言立

或枉千乘於陋巷

善曰呂氏春秋曰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

談之間乃封侯  
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傲爵祿者固輕

其主君傲霸王者亦輕其士從或擁篲而先驅善曰擁

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善曰擁

也七略曰方士傳言鄒子在燕其游諸侯畏之皆郊迎

擁篲也濟曰擁執也篲掃帚也言人主或為賢人執

掃與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古而奮其筆翰曰謂人主

而行也貴而信之故

也頗室竹隙蹈瑕而無所詘五臣也善曰李奇曰君臣

少也栗隙蹈瑕而無所詘作屈也上下有瑕隙乖離

之漸則可抵而取之向曰室塞也隙過也瑕亦過也

言塞補人君之過君雖蹈履其過終無見屈謂賢士用

忠故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銑曰言今天下太

也平無有列國則縣

令不求諸賢士郡守不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良曰

迎致師傅賢人何用

眉下色以言奇者見疑行胡殊者得辟善曰言世尚同

求賢人也而惡異爾雅曰

之不濟也席不暝卧不安也突不黔不暇食也孔謂孔子墨謂墨翟也突竈孔也黔黑也不暇饌食故不黑也

由此言之取舍

五臣作捨

者昔人之上務著作前烈

善作列

之餘事耳

善曰劉德曰

取者施行道德也舍者守靜無為也翰曰取捨謂進退觀時以務安人也

向曰著作謂述作文

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紱

史也前烈謂前賢也

冕之服

善曰項岱曰帶大帶也冕服三公卿大夫之服也

浮英華

湛道德

莫版

龍虎之文舊矣

善曰英華草木之美故以喻帝德也浮沉言其洋溢

可游沫也禮斗威儀曰帝者德其英華湛古沉字或為眈於義雖同非古文也孟康曰轡被也蘇林曰謂被龍虎之衣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言文章之盛久也銑曰浮游於盛美之時沈潛於道德之間見朝廷之事

煥然其有文章久矣英華猶盛美貌

見龍虎喻有文章之盛也舊久也

卒不能攄首尾

奮翼鱗

良曰卒終也攄舒也奮振也言其終不能如神龍舒其首尾振其翼鱗以游於高遠也喻求富

貴振拔洿

鳥

塗跨騰風雲

善曰說文曰洿濁水不流也

濟曰洿塗淺水而

有泥者言當湏去卑賤以升高位亦如龍出於淺水以游於風雲之中也跨行也

使見之者影

五臣駭聞之者響震

善曰言見之者雖影而必駭聞之作景駭聞之者響震者雖響而必震言驚懼之甚不俟

形聲也

翰曰言富貴則使人間見其影響則驚懼也景影駭驚震懼也

徒樂枕經籍書紆

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

善曰帝昭曰蒂都計切向曰枕經典而卧鋪詩書

而居也紆屈也衡門謂以草木為門者貧賤之居也上下無根蒂謂無援助也

獨攄意乎宇宙

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

善曰項岱曰毫毛也芒毛之顛抄也銑曰攄舒也宇宙天地

也銳精也毫芒細小也言造制文史則舒意潛神默記

於天地之外精思細小之內以成其文章也

潛神默記

桓五臣以年歲

善曰如淳曰桓音亘竟之亘方言曰桓竟也古鄧切晉灼曰以亘為桓良曰

亘猶終也言常用神思然而器不賈古於當已用不效

潛默記事以終年歲也

然而器不賈

古

於當已用不效

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摘施勅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見丁

最也

善曰劉德曰賈讐也如淳曰潮水之激者為濤波常昭曰摘布也藻水草之有文者鹽鐵論曰文學

繁於春華漢書音義曰上功曰最下功曰殿濟曰賈

賈也效呈也摘發也藻文也殿後也最先也言有器物

不賈與當於己者亦如積學累行而才用不呈於一世雖辯言如濤波之源發文如春物之華終無益於事之

先後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

有美謚不亦優乎

翰曰賓勸主人且為權宜之計策以取富貴也

主人迫由爾

而笑曰

善曰項岱曰迫寬舒顏色之貌也讀若攸向曰迫爾寬閒之貌

若賓之言所

謂見世

五臣作勢

利之華閣道德之實守窵

五臣作突

奧之熒燭

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

善曰應劭曰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突字林曰突一

弔切熒小光也

銑曰

突謂幽深之小處也熒燭小

曩

光也言其見幽深之小光未仰天見白日之光也

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

善曰項岱曰周王失牧御之化也良曰曩昔塗道也穢謂亂

也馭理也言周家失其理也

侯伯方軌戰國橫騖

音務

善曰項岱曰方併也軌輒也

東西交馳謂之驚七國爭彊車既併轍騎復橫驚濟  
曰言諸侯並軌而行為戰爭之國也橫驚謂亂走也方

並軌也於是七雄虓乎闕分裂諸夏龍戰虎爭善曰晉灼  
跡也

如虓虎項岱曰龍以喻人君周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  
黃虎以喻猛力爭不以任也翰曰七雄秦楚齊趙燕韓

魏也虓闕猛烈游說之徒風咆庖電激並起而救之善  
也諸夏中國也

常昭曰颶風之聚猥者也向曰颶急風也電  
激謂其口辯疾急也救之謂救諸侯之危也其餘焱

必飛景附雲為煜育其間者蓋不可勝載善曰晉灼曰  
遙飛景附雲輒煜育

陸說文曰燂火飛也焱與燂古字通雲煜焱光明之貌也  
銑曰其餘謂史傳所不記者雲煜焱盛貌言游說之

人史傳所不記者有辭如烈火之飛焰馳逐如當此之  
影之附形恣為彊盛游於其間者不可勝數

隨後繼

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

善曰禮記子夏曰三年之喪卒

金革之事無避也禮歟漢書曰高祖西都洛陽

濟曰

漢高祖既定天下而兵車已平將都於洛陽也金革兵

器也

婁敬委輅

胡革

脫輓亡掉三寸之舌

建不拔之策舉

中國徙之長安適也

善曰漢書曰婁敬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敬脫輓曰臣願見上言

便宜又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

是日車駕西都長安應劭曰輅謂以木當胃以輓車也

翰曰婁敬本輓車之人也見高祖所都不便言便宜此適時之務也不拔之策言其策定不可移也

五

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

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

善曰左氏傳曰援枹而鼓漢書叔孫通曰臣願



者非韶夏之樂也

善曰項岱曰啾口吟也投曲投合歌曲也李奇曰淫蠅不正也向曰啾衆

聲也投合也淫蠅邪音也樂有衆聲相合感於人耳又合音律法度而淫邪不可聽者蓋為非舜禹之雅樂也

韶舜樂名大夏禹樂名

因勢合變偶

善作時之會

善作風移俗易

五臣作移風易俗

乖迂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

五臣無法也善

項岱曰容宜也或因際會之勢合變譎之事遇時偶暫得容也本遇多為偶客多為會

銑曰言人因手權勢合於變通遇於時會者雖亦移風易俗且復乖迂於道苟合目前此不可通於政體也蓋非賢哲之長法也

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

善曰韋昭曰從人合之助六國者衡人散之佐秦者

也良曰關東為從關西為橫從人謂蘇秦合六國以備秦也橫人謂張儀佐秦散六國之徒使棄君事秦也

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

善同濟注 濟曰並言時異政

理不同也前漢金日磾張安世許廣漢史恭史高並貴盛同勢若復使談說之士游於其間則必狂亂之事興

也

夫蕭規曹隨

翰曰蕭何作律法之規矩曹參隨而行之不改

留侯畫策陳平

出奇

向曰留侯張良也奇謂計有六奇也

功若泰山響若坻隤

五臣作坻顏氏

切

雖其人之瞻

善作

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

善曰應劭曰天

水有大坂名曰隴坻其山堆傍著崩落作聲聞數百里

故曰坻隤坻丁禮切韋昭曰坻音若是理之是字書曰

巴蜀名山堆落曰坻韓子曰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日

月之明久著於天地銑曰坻山石其有崩落者聲聞

數百里言蕭何之徒功響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

高若山頽之聲也瞻足也

良曰事本可為而為於明主之時則君臣不為不可為相違疑言必從計必用也可為謂適時也

於不可為之時則凶

濟曰事本不可為而強為之謂不適時也

若夫藺

五臣有先

字

生收功於章臺

善曰晉灼曰相如獻璧於此臺翰曰趙有和氏璧而秦王欲以十五城易

之趙王使藺相如持璧入秦秦王見相如於章臺秦王意欲取璧而不與城也相如乃詐言璧有瑕欲指示秦王王乃復與璧令指瑕相如因不與之秦王竟不得璧而還歸於趙王趙王以是收藺生之功也

四皓

采榮於南山

善曰四皓史記張良世家高祖欲易太子留侯曰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逃

匿山中於是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太子侍四人從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恠之問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采榮采取榮名也向曰四人皆老而有德避秦亂居於長安之南商洛山

於趙呂不韋賈邯鄲見曰此奇貨可居乃以五百金與  
子楚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而游秦獻華陽夫人立子  
楚為嫡嗣秦王薨子楚代立為莊襄王以不韋為丞相  
竟飲鴆而死故云厥宗亦墜尚書曰不德罔大墜厥宗  
銑曰秦貨謂始皇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  
也貴者言為王也

然之氣

善曰孔叢子子思曰抗志則不愧於道浮雲浩然同良注項岱曰浩白也如天之氣浩然也

良曰抗舉也孔子云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彼豈樂為  
浮雲孟子云養吾浩然之氣浩然自放逸也

迂

羽

闊哉道不可以貳也

善曰項岱曰迂遠也貳二也君子履端於始歸成於終擬

聖人之道豈可二行如斯鞅韓非不韋之徒也濟曰  
彼謂孔子孟軻也言孔孟豈樂為遠闊富貴之事蓋為  
人之道不方今大漢所賣埽羣穢夷險芟荒善曰晉灼  
可貳行

並謂比並也  
默然清靜貌

荅賓戲并序

班孟堅

永平中為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或  
譏以無功善曰項岱曰或有譏班固雖篤志博學無功  
勞於時仕不富貴也翰曰或謂或有人也  
無功謂  
官尚卑又感東方朔揚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

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

亦云名而已矣

善曰淮南子曰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

人一定其志烈士不易其心者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

立功善曰左氏傳叔孫豹之辭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

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五臣作章良曰德者仁行之

者時合則立故不違背於時也章見也言德以潤身而

功以濟世故德不得後其身而特盛功不得背其時而

獨彰言貴及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暝乃墨

身與時也

突不黔巨炎反善曰言貴及時故不避棲遑之弊也

棲遑不安居之意也韋昭曰暝溫也言坐不暝

席也文子曰墨子無黔突孔子無煖席非以貪祿慕位

欲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

濟曰棲棲遑遑憂時

從磬毛敦都而度高乎泰山懷沆軌濫濫而測深乎重

淵亦未至也善曰服虔曰敦音頓頓丘也應劭曰爾雅曰前高磬丘如覆敦者敦丘也爾雅曰沆

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濫泉正出正出湧出也郭璞爾雅注曰敦盂也翰曰磬敦小丘也沆濫小泉也重淵海

也喻賓以小見欲窺我大道亦如小丘小泉比度測量太山之高海水之深亦不可至賓曰若夫

鞅斯之倫哀周之凶人既聞命矣善曰項岱曰周哀五霸起鞅斯說得行故

言哀周凶人也翰曰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

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向曰言上世之士行道成名可述於後世者豈有默

然無所制作而止於一時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

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

善曰尚書曰咎繇矢厥謨又曰武王勝殷以箕子歸又曰

王訪于箕子

銑曰言不然也

謂亦有所制作也

翰

曰咎繇為舜謨

以致太平武王訪於箕子問以天道政

理之事言此二臣所謀皆達帝殷說夢發於傳巖周望王之至理合於神明無所不通

殷說夢發於傳巖周望

兆動於渭濱

善曰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傳巖史記曰太公望以魚釣奸周西伯將

出占之曰所獲非龍非黿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西伯果遇太公渭濱

向曰殷王高宗夢賢臣乃得說於

傳巖之野周文王卜兆遇得太公呂望於渭水之濱也

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

書於邳

備音銀

善曰說苑陳子說梁王曰甯戚飯

雅曰五達曰康四達曰衢漢書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

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晉灼曰



垠涯也邳水之銑注同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

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勲也

良曰俟待也言上四人皆待天命是神靈之交匪詞言游

說之所相信也故能立必成之計申其大近者陸子優功也建立也展申也無窮言大也勲功也

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

善曰鄭玄曰優游不仕也史記曰高帝拜

陸賈為太中大夫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我所以得之者何陸生乃祖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號

其書曰新語又曰董仲舒以治春秋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或莫見其面齊曰近者謂漢時也興行也董仲

舒發文謂著春秋繁露也儒林謂列於洪儒之林言文儒多如林木故名林

劉向司籍辯章

舊聞揚雄譚思法言太玄

善曰項岱曰司主也籍書籍也漢書曰光祿大夫劉向校

經傳諸子詩賦每一卷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又曰揚雄譚思渾天文譔十二卷象論語號

曰法言渾天即太玄經也翰曰分皆及時君之門闡

辯章句之舊聞以行於世也譚深也究先聖之壺本與善曰應劭曰爾雅曰宮中巷謂之壺

君之意臻之於門闡之下而君納而行之闡宮中門也究盡也壺內奧室也言能盡先聖之大道者如入於先

聖所居婆娑乎術藝之場五臣本句首有真字善曰室中婆娑乎術藝之場項岱曰婆娑偃息也場圃講

經藝之處也銑休息乎篇籍之圃以全其質而發其

文良曰言篇籍多如苑囿之育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

人斯非亞與善曰項岱曰聖德明君知賢而納用之也

烈業也後人著書傳之後世翰曰烈業

也炳光也亞次也言陸賈之徒進納文章發明天子之聖德業光乎後世此豈非次於傳說太公之徒與若

乃伯夷

五臣無伯字

抗行於首陽柳惠

五臣無柳字

降志而辱仕

向曰夷謂伯夷也抗立也首陽山名言其立行不食周粟而死於首陽山也惠謂柳下惠也柳下惠為士師三

黜而不去也言其能顏淵五臣作潛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

狩善曰論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

西狩獲麟春秋元命苞曰孔子曰丘作春秋始於元終

於麟王道成也銑曰顏回潛於陋巷之中不改其樂

魯哀公西狩於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

孔子見之曰此麟也

孔子遂脩春秋上自隱公終篇於

京公十四年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

西狩獲麟也

也

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

五臣無也字

時搦

女

朽磨鈍鈎刀皆能一斷

善曰韋昭曰搦摩也韓

鈎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

良曰朽鈍謂不才

之人也搦磨皆自激厲也言當此之時不才者皆亦激

厲以求僥倖如鈎錫之刀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

能一斷割蓋亂世易為才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

善魯連同濟注濟曰齊國燕燕將保聊城魯仲連乃

為書約之繫於矢射與燕將燕將得之泣而自殺又仲

連游於趙是時秦伐趙秦聞魯連在趙為謀秦軍為之

退五十里趙遂安也趙王以千金為犗仲連棄而不受

蹶棄虞卿以顧盼而捐相印善曰史記曰秦昭王遺趙

也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

齊間行翰同善注言以義相盼之間乃棄相印而去

也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蠲

佳鳥而不可聽

也

德之膏腴

濟曰所謂志之

神之聽之名其舍諸

善曰項岱

所好也爾汝也

天符天性也

詩曰神之聽之式穀以汝

銑曰以精神聽察時事及

曰有賢智君子行之

如此神豈舍之乎

將必福祿之毛

詩曰神之聽之式穀以汝

有善惡之名皆將

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荊石

隨侯

捨之勿繫於情也

之珠藏於蚌蛤乎

歷世莫眊

履示

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

精曠千載而流光也

善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成王使玉人

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名曰和氏之璧淮南子曰隨侯之

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高誘曰隨侯見大蛇

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江中銜大珠以報恩名曰

隨侯之珠良曰韞藏於石中珠在蚌蛤之

內歷世莫能見之及其理而割應

五臣

之則景曜英精遠千載而有光

應

作膺

龍潛於潢汙鳥

之則景曜英精遠千載而有光

應

作膺

龍潛於潢汙鳥

之則景曜英精遠千載而有光

應

作膺

龍潛於潢汙鳥

之則景曜英精遠千載而有光

應

作膺

龍潛於潢汙鳥

之則景曜英精遠千載而有光

應

作膺

龍潛於潢汙鳥

之則景曜英精遠千載而有光

應

作膺

龍潛於潢汙鳥

之則景曜英精遠千載而有光

應

作膺

龍潛於潢汙鳥

之則景曜英精遠千載而有光

應

作膺

龍潛於潢汙鳥

之則景曜英精遠千載而有光

應

作膺

龍潛於潢汙鳥

亡命漂說羈旅騁辭

善曰項岱曰委君之徒謂之亡命謂亡君命也左傳陳敬仲曰羈旅

之臣杜預曰羈寄也旅客也外游者也羈旅謂客游不得志也

濟曰亡命謂棄君命而漂說謂浮詭之言騁

辭謂馳辯之說皆欲感動於人君也

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

善曰服虔曰王霸富國強

兵為三術

韜曰三術謂帝道王道霸道而商君說秦孝公用此三術孝公用其霸術也鑽者取必入之義也

如以鐵鑽之也

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

善曰項岱曰奮發也時務謂六國更相攻伐爭

為雄伯之務

向曰要致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

也謂致始皇為彊暴之法

勢

善曰項岱曰彼謂商鞅李斯輩也風發於天以喻君上塵從下起以喻斯等

銑曰風塵顛沛喻危亂也

據徼堯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

良曰言據徼倖乘邪險以求富貴也一日言不

久計朝為榮華夕為五臣顯顯賴福不盈齊皆細禍溢於世

善曰李奇曰當富貴之間視之不滿目濟曰皆目匡也不盈目匡者言不久也凶人且以自悔

況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

說辯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古國善曰項岱曰凶人謂商鞅之輩臨死敗皆悔恨

之言吉士班固以自託也尚書曰其惟吉士翰曰韓非設辯說以激發秦始皇之意也秦昭王子子楚為質

於趙不韋以為奇貨乃謂之曰吾能大子之門餘見下文注賈者言如以奇物玩好賈買於國之恩也說

難既適其身乃囚善曰應劭曰適好也向曰韓非作說難之書欲以為天下法式上書既

終而為李斯所疾秦貨既貴厥宗亦墜善曰史記曰秦昭王子子楚質

烏獲壯士力舉千鈞也和鵲發精於鍼之石研桑心計

抗舉也三十斤曰鈞也於無垠音銀善曰左氏傳云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

又曰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常昭曰研范蠡之師計然之名也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

以心計為侍中也銑曰石藥走亦不任廁技於彼列

也垠涯也言計算無涯畔也故密爾自娛於斯文善曰服虔曰走孟堅自謂也爾雅

猶今之言下走然也廁間也彼列謂列牙曠研桑之徒也密爾近也斯文謂文史之業也

辭

秋風辭 并序



今諸本皆作芟字埽即今掃字也翰曰洒掃羣廊帝

穢謂剪除暴亂也夷平也言險者平之荒者芟之

紘恢皇網善曰項岱曰紘張也皇君也許慎淮南子注曰紘維也向曰廓開也恢大也言開大五

帝三皇之綱紀也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銑曰羲伏羲也農神農也規規矩也

黃黃帝也唐唐堯也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含之如

海養之如春善曰說文曰炎火也謂光照也史記曰帝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

雲朝錯新書曰臣聞帝王之道包之如海養之是以六

如春良曰如海納入百川如春含養萬物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善曰韋昭曰容天地四方也濟曰同源共流謂同奉天子之

化沐浴玄德稟仰太龢五臣作和善曰史記太公曰沐浴膏澤尚書曰玄德升聞法

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蘇古和枝附葉著  
翰曰稟受也各受太和平均之道也

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向曰言上下相親

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善曰項岱曰蕃盛也零凋

者凋病如萬物於天地之間也銑曰言仕者得太和

之氣者則盛失道者則去位也蕃滋盛也零落喻失位  
也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善曰項岱曰參

施化布德周參天地豈人所能論邪良曰言天子之

德如天地覆育萬物天地為二兼天子為三故云三天  
地言其如天地之化豈有

人事而能知其厚薄之德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  
所聞而疑所覲濟曰吾子謂賓也曜明也言其以遠欲

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

善曰論語楚狂接輿歌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曰心悟已往之事不可諫而來事亦可追改謂雖為官今將歸去是追改也

寔迷途其未遠

覺今是而昨非

善曰楚辭曰迴朕車而復路及迷塗之未遠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

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向曰言如人行迷失道路尚猶未遠可早迴也

謂休仕也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

銑曰行舟而歸也

問征夫

以前路恨晨光之熹

許微善曰毛詩曰駢駢征夫聲類眉曰熹亦熙字也熙光明也

良曰問前路遠近也熹微日欲暮也

乃瞻衡宇載欣載奔

善曰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

遲良曰衡宇謂其所居衡門屋字也載則也欣則奔喜而至也

僮僕歡迎稚子候門

善曰周易曰得僮僕貞史記曰楚懷王稚子子蘭濟曰稚小也候門謂於門首伺候潛到也三徑就

荒松菊猶存

善曰三輔決錄曰蔣詡字元卿舍中三徑唯羊仲求仲從之游皆挫廉逃名不出

翰曰昔蔣詡隱居幽深開三徑潛亦慕之言久不行已就荒蕪也

攜幼入室有酒盈樽

引壺觴以自酌盼庭柯以怡顏

善曰戰國策曰扶老攜幼迎孟嘗君稽康贈秀

才詩曰旨酒盈樽陸機高祖功臣頌曰怡顏高覽向曰柯樹枝也怡悅也言其枝柯相掩覆以為可榮故悅

也倚南窗以寄傲

五審容膝之易安

善曰韓詩外傳北郭先生妻曰今結

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銑同善注言審思此事則所須非廣亦可謂易安其身

也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

善曰爾雅曰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

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郭璞曰此皆人行步趨走之處因以名趨避聲也七喻切良曰言田園之中日日游

涉自成

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

作游觀善曰易林

老衣食百口王逸楚辭注曰矯舉也濟曰周流而憩息也

雲無心以出岫鳥倦

作飛而知還翰曰言雲自然之氣無心意以出於山岫之中自喻心不營事自為縱逸言鳥畫飛

勸而暮還故林亦猶人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也

善曰丁儀妻寡婦賦曰時翳翳而稍陰日疊疊以西墜爾雅曰盤桓不進也向曰撫攀也謂賞其堅貞故盤

桓而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戀之

兮焉求

善曰列子曰公孫穆屏親昵絕交游桓子新論曰凡人性難極也難知也故其絕異者常為世

俗所遺失焉毛詩曰駕言出游又曰知我者謂  
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銑曰焉何也悅親戚

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

疇善曰說文曰話會合為善言也劉歆遂初賦曰玩琴  
書以滌暢賈逵國語注曰一井為疇良曰有事謂

耕作也西疇謂潛所或命巾車或棹孤舟善曰孔叢子  
居之西也疇田也孔子歌曰巾

車命駕將適唐都鄭玄周禮注曰巾猶衣也濟既窈  
曰巾飾也言裝飾其車或舉棹於孤舟將游行也

窈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善曰曹攄贈石荊州詩曰窈  
窈山道深埤蒼曰崎嶇不安

之貌也翰曰窈窕長深貌壑澗水也謂木欣欣以向  
行船以尋之也崎嶇險也駕車以涉之也

榮泉涓涓而始流善曰毛萇詩傳曰欣欣樂也家語金  
人銘曰涓涓不壅為江為河向曰

欣欣春色貌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善曰大道

涓涓泉流貌當則萬物皆得其宜郭璞游仙詩曰吾生獨不化莊子

曰其生若浮其死若休銑曰休謂死也言感吾人生

行將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善曰

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琴賦曰委性命兮任

去留良曰寓寄也曷何也言何不委棄常俗之心任

性去胡為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善曰

留也孟子曰傳云孔子三月無君則遑遑如也孔叢子孔子歌曰

天下如一欲何之大戴禮孔子曰所謂賢人者躬為匹

夫而不願富貴莊子華封人謂堯曰乘懷良辰以孤往

彼白雲至于帝鄉濟曰帝鄉仙都也

或植杖而耘云音茲協韻善曰東征賦曰選良辰

而將行淮南子要略曰山谷之人輕

善曰項岱曰言若此之榮名上達皇天下洞重泉也  
良曰言伯夷等四人聲名達於天下塞於深淵真吾徒  
之師以為上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善曰周易  
也表上也

陽之謂道孔安國論語注曰方猶常也

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

哲之常

善曰項岱曰或施質道或施文道此王者所以為綱維也春秋元命苞曰一質一文據天地之

道天質而地文又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項岱曰  
有同仕遇而進有異不合而退此聖人之常道濟曰

言文質同異各在一時此聖哲之道所常然也哲智也

故曰慎脩所志守爾天符

委命供已味道之腴

庾俱反善曰項岱曰符相命也腴道之美者也文子曰不言之師

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符桓譚荅揚雄書曰子雲  
勤味道腴者也向曰供猶全也腴膏腴也言研味道



毛詩序

卜子夏

善曰家語卜商字子夏衛人也翰曰家語云孔子弟子為魏文侯師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

良曰關雎篇名美后妃德也

所以風化

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上平

去下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

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

向曰中謂中心也形見也

言之

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

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善曰

魚鼃媒息

列之

善曰項岱曰天有九龍應龍有翼服虔曰左氏傳注曰蓄小水謂之潢不洩謂之汙

龍也

濟曰鷹龍有翼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

而據據昊

作皓

蒼也

善曰項岱曰忽荒天上也昊蒼皆天名也徐廣史記注據音戟據與

據同謂之足戟持之並京逆切翰曰奮起也忽荒謂天下八荒也

故夫泥蟠盤而

天飛者應

五臣

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隨之珍也

銑曰先賤謂在石蚌之時未見光色也後貴謂理而剖之知其寶也和卞和隨隨侯也

時暗而久

章者君子之真也

善曰項岱曰時暗未顯用時也久舊也章明也言君子懷德雖初時未見

顯用後亦終自明達如應龍蟠屈而升天隨和先賤而後貴也如此是比君子道德之真言屈伸如一無變也

淮南子曰君子之道久而章遠而隆也  
良曰處暗君之時久守明道也  
若乃牙曠清耳於

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

善曰項岱曰牙伯牙也曠師曠也管鍾律之管絃琴瑟之調也

毫分秋毫之末分也墨子董無心曰離婁之目察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可謂明矣  
濟曰伯牙師曠皆善樂者離婁目明者言能察秋毫之末百步之外  
逢蒙絕技於弧矢般班輸摧巧

於斧斤

善曰吳越春秋陳章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羿傳逢蒙項岱曰公輸若之族名

班常昭曰摧猶專也

翰曰逢蒙善射者也

良樂軼能於

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

善曰項岱曰良王良晉人也樂伯樂秦穆公時人也千鈞者三

萬斤呂氏春秋薄疑說衛嗣君曰烏獲舉千鈞又況一  
斤乎  
向曰王良善御者也伯樂善相馬者也軼過也

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

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善曰始者謂王道興衰之所由也 翰曰

四始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始者王道興衰之始也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

之風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

善曰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

周被江漢之域 向曰周南篇名

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

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善曰先王

斥大王王季文王也 皆篇名也正始之道謂正王道之始也基本也

良曰鵲巢騶虞周南召南

是以

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

漢武帝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羣臣飲燕  
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蘭有秀兮菊有

芳攜佳人兮不能忘善曰禮記曰季秋之月草木黃落鴻鴈來賓濟曰佳人謂羣臣也

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善曰應劭漢書注曰作大船上施樓

故號曰樓船列女傳曰津吏女簫鼓鳴兮發棹歌善曰棹歌

引棹歡樂極兮哀情多善曰列女傳陶答子妻曰樂極而哀來向曰物極必反故樂極

而哀  
多也

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善曰古長歌行曰少壯不努力老大乃悲傷

歸去來辭

善曰序曰余家貧又心憚遠役彭澤縣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

情自免去職因事順心故命篇云歸去來

陶淵明

銑曰潛為彭澤令是時郡遣督郵至縣吏當束帶見督郵潛乃歎曰我不能為

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乃自解印綬將歸田園因而命篇曰歸去來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

善曰毛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良曰蕪謂草也胡

猶何

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

善曰淮南子曰是皆形神俱役

者也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濟曰思求於祿故形屈而驅役此我自為何所惆悵而獨為悲

悟已

讚易道以黜八索

良曰讚述也黜退也言退而不收也

述職方以除九丘

向曰職方書名也

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

翰曰討尋也墳典即

三墳五典也訖至也

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

以垂世立教

向曰芟除草也夷平也言墳典之辭有煩亂雜錯者皆除之如芟荒草而平之也有

浮豔之辭如刀翦而截之

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

宏大也垂世謂役於後世

銑曰典謂堯典舜典也謨臯陶謨也訓伊訓也誥康誥

之類也誓泰誓等也命顧命之類皆篇名如此之類惣

有百篇此略舉之

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

良曰恢大範法也

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

翰曰孔子弟子三千人也徒衆也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

下學士逃難解散

濟曰逃避也

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

向曰先人孔子也藏書于壁中也

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

大猷

銑曰闡開猷道也

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

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

莫得聞至魯共王

翰曰魯共王漢景帝子名餘為魯王諡曰共也

好治宮室壞

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

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

向曰科斗古文字也

王又升



孔子堂

濟曰王即共王也

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

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

翰曰言時人無能識科斗之字

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良曰

言隸古者削古文之字以書今文乃得定更以竹簡寫之

翰曰前漢時猶未有紙故以竹簡寫

書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

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

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

弗可復知悉上送官

濟曰悉盡也送官謂進於天子也

藏之書府以待

能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良曰承天子之詔以為訓傳於是遂研

精覃思博考經籍向曰於是安國乃研精深思為之訓解也覃深也采摭羣言

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翰曰撫拾

傳解也約依約也敷布暢通厥其旨意也將來謂後之學者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

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

篇向曰冠正也言正其篇首以次序也既畢濟曰言定篇已畢也既已也會國有巫蠱

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銑曰巫蠱謂時江充誣戾太子厭蠱故不復聞奏天子

傳之子孫以貽後世翰曰言既自傳子孫以遺後世也乃欲若

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春秋左氏傳序

杜元凱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杜預字元凱京兆人也起家拜尚書郎稍遷至鎮南大將

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平吳

加位特進薨

翰同善注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

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

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良

錯雜也年有四時舉其春秋以立名不必兼言冬夏也

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

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論語曰植其杖而耘毛詩曰或耘或耔翰曰懷安也孤獨也言安此良辰獨往田園以習其性也植杖謂挿其所執之杖於田以除田中之草也耘耔謂除草也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善曰阮籍奏記曰將傳曰舒緩也琴賦曰臨清流而賦新詩向曰聊乘化東臯營田之所也春事起東故云東也臯田也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善曰家語孔子曰化於陰陽謂之死莊子曰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銑曰聊且也乘化謂乘其運會也歸盡謂死也奚何也

# 序上

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

銑曰志記也

上以遵周公之遺

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

之以示勸戒

濟曰害亂也刊削也

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

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

脩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

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

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

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

良曰略不

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也  
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也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

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翰曰天下無主兵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戈興動故人困也

濟曰近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  
猶過也  
良曰經厚人倫美教

化移風俗  
翰曰厚謂使其淳厚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

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

主文而譎  
決諫  
向曰主文謂立詞文雅也譎誘  
也言誘人君之意微以為諫也  
言之者

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故曰風  
善曰風化風刺皆謂譬  
喻不斥言也主文主與

樂宮商相應也譎諫詠歌依違不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

直諫也

銑曰言者謂諷諫也

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翰曰變其風雅以至夸麗

國史明乎得失

五臣作失得

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

良曰苛煩也

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

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

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濟曰

一人

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

向曰形見

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

翰曰政則正也言正天下之事

政有大小故

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

順諸所諱辟

善作避諱

壁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

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

類是也

翰曰楹屋柱也桷椽也

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

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

傳觸類而長之

向曰逢事如此類者生其義矣觸逢也長生也

附于二百四十

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

濟曰假設或有人問將欲

復谷重春秋以錯文見義

銑曰錯離也

若此

五臣作如所論則經



思賢才

善曰哀蓋字之誤也哀當為衷謂中心念恕之也

翰曰哀念也而無傷善之

心焉是關睢之義也

善曰無傷善之心謂好仇也

### 尚書序

孔安國

善曰漢書曰孔安國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士又為臨淮太守

向注同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

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向曰書契謂符信印璽也

伏羲神農黃帝之書

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

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詁奧義

其歸一揆

濟曰倫次也詰言也與深也揆致也

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

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

良曰求天地萬物之義也

九州之志

謂之九丘丘聚也

翰曰志記也言書記之也

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

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

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

子

向曰孔子即安國十

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

之者不一

良曰言見史籍之文煩多恐覽讀者不能一一徧之也

遂乃定禮樂明

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脩春秋

翰曰刪謂刪畧也約謂依約也

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

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

良曰詳論也

或曰春秋之

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反魯脩春

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

銑曰孔子卒後而為或人所謗云孔子自立為素王以丘明為

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善作當

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

翰曰至獲麟之時以為終

篇而左氏經終孔丘卒

向曰至孔子卒時為終篇

敢問所安

銑曰安何也言

敢問所以何為也

荅曰異乎余所聞

翰曰言與我所聞異

仲尼曰文王既

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

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

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

感也絕筆於

善作于

獲麟之一句者

善無者字

所感而起固所

以為終也曰然則

善無則字

春秋何始於魯隱公荅曰周平

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

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

良曰言隱

公是周公之祚胤也

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

濟曰祈求也紹繼也言平

王能求天之福以永天命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  
繼先王之業開中興之道

向曰弘大也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翰曰西周謂平王未

東遷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

垂法將來銑曰會合也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則周

正也所稱之公即五臣作則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

濟曰答上或問之云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此所以公別不黜周王魯之意也子曰如有用

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

善作彰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良曰旨意

也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

濟曰言以忠信禮樂周徧

其身以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

五臣作辟

患非所聞也

翰曰

言既作忠信方復隱諱其事欲以避當時之患

子路欲

非我所欲字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

向曰欲使門人弟子為臣禮於孔子孔子

以為欺天也天即君也言此所以欺於君為亂逆之道而孔子不為

而云仲尼素王丘明

素臣又非通論也

銑曰此亦答上文也

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

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

向曰誣虛也

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

知

射亦不在三叛之數

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

實

翰曰言作春秋起獲麟之時則文之終篇亦止於所起之歲也可謂得其實事也

至於反袂

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銑曰或有言孔子獲麟感之而泣以袂拭面曰吾道窮矣

言此事虛說非人可取之為實也

三都賦序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左思作三都賦世人未重皇甫謐有高名於世思乃造而

示之謚稱善為其賦序也

皇甫士安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郡人年二十始受書得風痺

疾猶手不輟卷舉孝廉不行又辟著作不應卒於家  
良曰左思三都賦成謚見之為之

作序以稱  
其善也

玄晏先生曰

善曰謚自序曰始志乎學而自號玄晏先生玄靜也先生學人之通稱也 濟曰謚

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為務號 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  
曰玄晏先生也玄道晏安也

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

善曰漢書曰傳云不歌而頌謂之賦漢書曰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可以列為大夫也  
釋名曰賦敷也敷布其義謂之賦 翰曰敷布  
也言布弘體物以合物理使人不能加益之 引而申

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

善曰周易曰引而伸之觸

類而長之天下  
之能事畢矣

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

善曰法言曰詩人之賦麗



則以昔之為文者非苟尚辭而已

善曰法言曰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

尚

將以紐

五臣作貫

之王教本乎勸戒也

善曰說文曰紐系也女九切

自

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之體

百世可知

善曰夏有五子之歌殷有湯頌論語子曰周監於二代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其或繼周

者雖百世可知也

向曰言周兼

故孔子采萬國之風

於夏殷二代文質兼備也

監兼也

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

善曰漢書曰古有采書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

考正也孔子

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

五臣無曰字

純取周詩

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

善曰兩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

流也 至于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寢頓銑曰頓壞也於是賢人失

志詞賦作焉

善曰漢書曰春秋之後周道寢壞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

是以孫卿屈

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

善曰西都賦序曰文章炳焉論語曰必有可觀者焉

良曰炳明也

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

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

善曰漢書曰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譏憂國皆作賦以風喻

咸有惻隱古詩之義班固漢書述曰蔚為辭宗賦頌之首

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

過于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

翰曰言後世因宋玉言過其實故有誇侈爭競之文

自此而起風雅風雅之則於是乎乖

善曰漢書曰其後宋玉唐勒競為侈

麗宏廣之語沒其風諭之義

逮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

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

善曰孔安國尚書大傳曰誕大也濟曰大者罩天地

恢誕皆大也空類謂言不附實但為空大

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聯駟不足以載廣廈

善作

夏接椽不容以居也

翰曰充滿也廣廈大屋也

其中高

者至如相如上林揚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

廣成王生靈光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馬融為校書郎時鄧太后臨朝遂寢蒐狩之禮故猾賊縱

橫融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上廣成頌以諷諫

初極

向曰王生謂王文考也靈光謂靈光殿賦也

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

翰曰然猶

如此也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

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

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十數家太體

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

之傳於丘明之傳有

善作其

所不通皆沒而不說

翰曰謂十數家

所言者如此也

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

良曰膚淺也言諸家及更淺引

公穀以訓解春秋是足以自亂終無益也

預今所以為異

濟曰預今言所作異於諸家

專

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  
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  
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

向曰俟待也  
言有疑錯之

事則備論闕而不斷  
以待後賢而補之

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

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  
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

銑曰違謂  
與理相乖

分經

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  
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凡四十

石季倫

向曰思歸引古曲名崇為太僕卿有思歸之意故有此作今集者但收有序而

不錄

其詞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崇早有智慧年二十

餘為修武令有能名范曄後漢書馬援曰吾從弟少遊

哀吾慷慨多大志禮記曰不從流俗班固漢書述曰矯

矯賈生弱冠登朝銑曰大志謂高尚之志也夸猶極

也邁遠也言極遠於流俗之事與世不羣也弱冠謂年

二十也歷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崇為大司農坐

未被書擅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

善曰魏太祖祭喬玄文曰非至親之

篤好胡肯遂肥遁於河陽別業

善曰周易曰肥遁無不利良曰肥猶美也言

為此辭哉

美其隱遁之事而居於河陽也河陽縣名別業別居也

其制宅也却阻長隄前臨

清渠栢木幾

渠依

於萬株流水周於舍下

善曰楚辭曰水周兮堂下濟曰

幾近也舍謂屋也

有觀閣池沼多養鳥魚

翰曰觀臺也

家素習技頗

有秦趙之聲

善曰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家本秦人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

向曰技樂也

出則以游目弋釣為事入則有琴書之娛

善曰楚辭曰忽反顧以游

目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條暢

銑曰出謂

又好服

食咽伊氣志在不朽傲然有凌

五臣

雲之操

善曰古詩曰服食求

神仙漢書曰司馬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曰飄飄有凌雲之氣仲長子昌言曰節操凌高雲

向曰服食咽氣

志在不朽謂求長歎許復見牽羈婆娑於九列  
生也操猶志也  
勿  
善曰臧

書曰崇後為太僕濟曰謂仕宦如以物牽引而困於  
羈繫也婆娑游處也九列九卿也時崇為太僕卿

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永歎善曰賈逵國語注曰黷媒也  
毛詩曰茲之永歎  
翰曰黷

也汗尋覽樂篇有思歸引善曰琴操思歸者衛女之所作  
也  
也欲歸不得心悲憂傷援琴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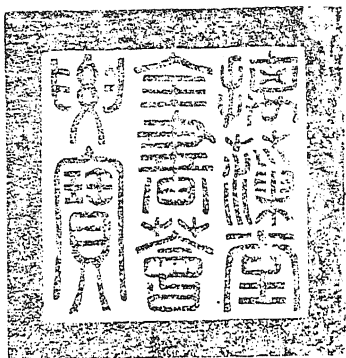
歌作思  
歸引儻古人之情有同於今故制此曲向曰儻此曲  
疑辭也

有絃無歌今為作歌五臣作樂辭以述余懷恨時無知音者

令造新聲而播於五臣無絲竹也善曰周禮曰播之以  
於字  
八音  
銑曰播布也



文選卷四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張 塤  
謄錄監生臣張映杓